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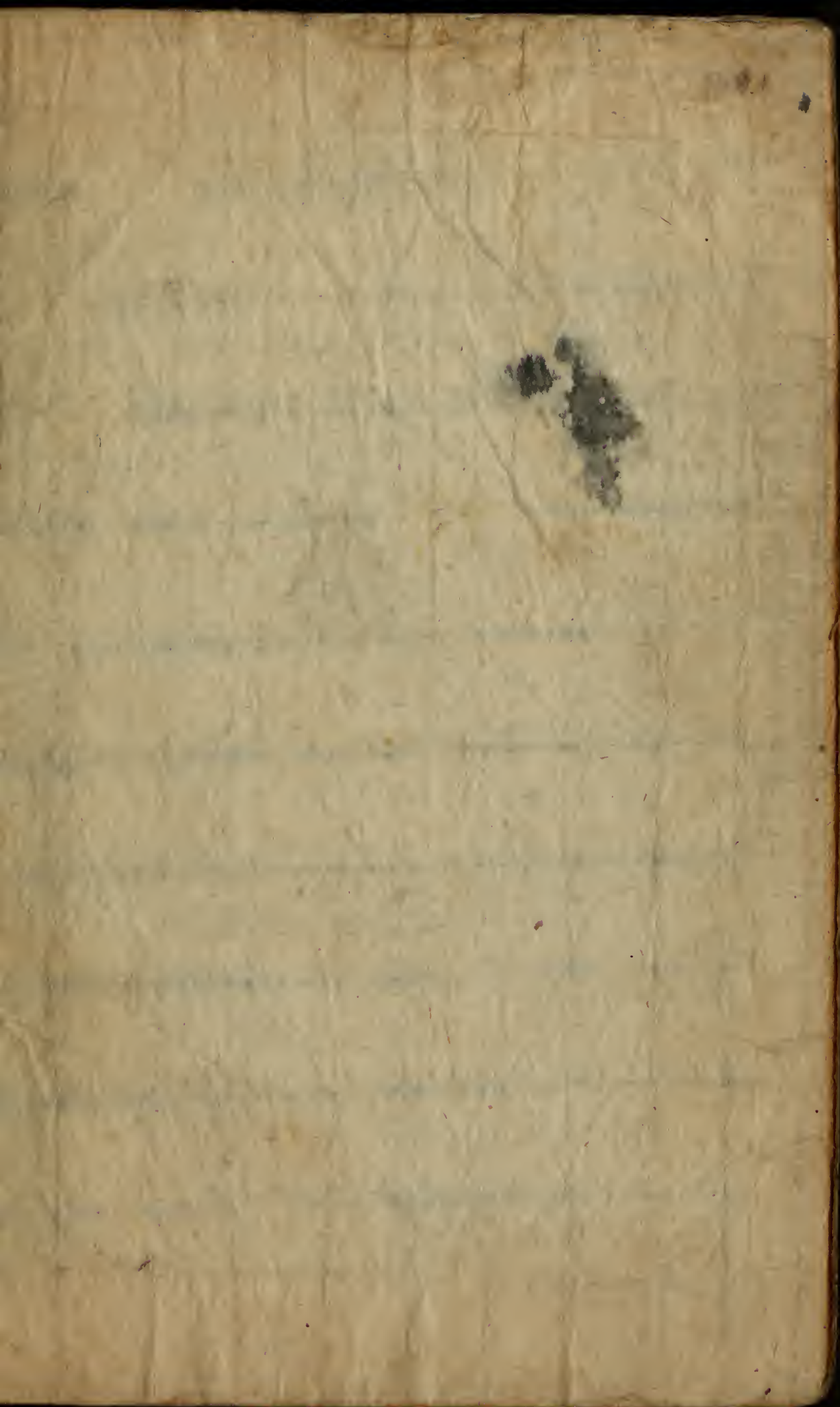
秘  
告

議  
奏  
咨

峯集

卷十一之二

六  
八





五峯先生集卷之十一

啓辭

以冊封奏文請令承文院善為措辭事 啓辭

傳教矣今此奏聞之辭與當初奏辭事體自異當詳陳事情以冀得准蓋初奏則以自上所陳為辭故語有斟酌其於東宮叙功贊德之言不敢盡意鋪張亦其奏聞謹重之體直然也今則既不蒙許而至於再請則其措語稍異於前當以舉國耆老臣民合辭之請主意成文大槩以為事變之初臣民請建儲嗣以繫人望而長子某不堪負荷民情所屬咸在東宮其後分遣王子號召四方而第一子某不幸陷於賊中受任無效雖得還歸而驚憂喪心東宮仁孝夙成聰明好學輿望攸歸捨攘之際受任在外自平



安道經歷黃海江原等道軍民影從遂乃糾合兵馬督率  
諸將住劄成川還救平壤功績懋著望實咸孚及萬曆二  
十一年欽承明命徃莅全慶軍務所在民心愛戴皆願早  
定名號使得承籍寵靈以重監撫之寄以慰臣民之意云  
云而末端善為措語以當此國家艱危之際不可不早定  
儲嗣以繫人心請速准可大意如此其他在於作者修潤  
得宜請令承文院以傳教辭緣及此啓辭叅酌為文何  
如傳曰依啓

同前

東宮冊封奏請適與中朝所慮者相值因此致生朝論未  
即准許此誠意外之事頃觀尹根壽等狀啓則中朝欲一  
番如此以存立長之防待其再請而後許之也以事體言



之則根壽等還來宣勅後當舉此為辭以為更奏之文但  
禮部題辭有往莅全慶地方立功等語若勅書中又有此  
言則再為陳奏恐延日期故議者多以為不待根壽等回  
先以馳啓辭緣急為奏文發送使臣為當云此亦不無所  
見大抵如此事大文書參定之間亦必多日請令承文院  
從速磨鍊奏文詳陳事情願早定名號以慰舉國臣民之  
望事曲盡措辭修潤成文何如

答曰依啓大槩禮部之言似為太拘而使臣不為極陳得  
請亦為未穩夫國家重器豈可托之於非人古之帝王亦  
有行之者其又何疑不患無可對之辭然不可露圭角此  
意言于韓準昨日經筵取稟故言之

丙申伏閣時玉堂啓辭



昨日特下 聖批開示 聖衷洞燭無餘臣等聚首感激  
且泣且語以為 聖明之待臣等有如家人父子臣等之  
告 聖明何敢為一毫矯飾之辭乎夫調攝 聖躬庶幾  
無疾者臣子之至情也今 聖上屢以優閑養病之旨下  
諭於臣等而臣等終始悶迫不敢承 命者是豈臣子之  
情哉誠有所不得已也自 上既以大臣之事責臣等臣  
等知其事之不可行而迫於一時之嚴命苟相唯諾終至  
於國事大誤則臣等萬死之罪固所不論其於 宗社臣  
民如何也自 上每以為自古儲君之攝政多矣今日之  
事豈無其例然以臣等所聞言之則此天下萬古至大至  
重之事而不可輕舉者也三代以上遠未論漢世四百年  
間無此事宋時亦罕見而僅有然非無故而為之也至於



皇朝二百年間亦無此事 中國之人固以此為非常之  
舉也我朝太祖太宗乃國初之事草創之際不可援例  
於後日唯世宗朝事稍為可據而此亦先為請封世子  
於 天朝得其冊命之下然後從容處之而當時羣臣猶  
極力爭之 太宗屢發而屢止 中宗末年亦言以國政  
歸於 仁廟其時相臣鄭光弼率百僚泣血爭論累日而  
終至回天以此觀之則此舉果是無故常行之事乎 聖  
教則以為非難事而臣等之意則天下之至難而不可輕  
舉者莫重於此也况今日之事與前世之事懸然不同東  
宮冊命三請於 天朝而未下 聖上乃於此時即以國  
政歸之東宮而大事小事皆不與焉杜門深居有若匹夫  
之與世相忘者則 天朝聞之得無疑其激於 冊命之



不下而遽有是舉乎若是則自上見疑於天朝無以自解而從前恪勤侯度欽奉帝寵之意歸於虛地此其寒心者一也不然則中朝之人猝聞此事莫知其由疑我國有難處之事而有此舉訛言傳播天下紛然或至於請問其由則在廷之臣亦以何辭可解於天朝也若是則國家之禍將自此而始而此時聖上雖欲悔之不可得矣古之為大臣處大事決大疑以安國家者固有之矣此非臣等所敢與論然今此事則有十危而無一安上則天朝將詰責於情外下則民情渙散而莫收終至於國事傾圮變故百出則臣等之奉承命者不過為婦寺之忠未知古之所謂為大臣者其出於此乎願聖明以責臣等者及察於聖躬平心以思則可知臣等之苦言



此懇亦為國事而非出於私意之反感也至於疾病調養之方則臣等亦豈敢不慮乎常時聖上燕處深宮藥餌調養無所不至而及其事變之初自京徂西跋跋數千里暴露風日蒙犯霧露臣民孰不為聖躬憂之而數年之間王體平和別無大段愆違此豈人事之所能為也蓋天地神明之所扶持祖宗之所陰佑四方萬姓之所禱祝者有以致之此豈杜門養病之效乎以理言之流水不腐戶樞不蠹過逸非調病之道不息誠養生之術人主一身當以宗社國家為心宗社安則人主之身不求安而自安矣燕息之節弛張之道自不妨於聽斷之際此事臣等前亦屢屢啓達如值機務叢擾聖慮厭煩往往使東宮於規膳問安之暇承頽順志參決庶政則聖上有



誨諭之樂東宮盡怡愉之孝臣民萬姓所共欣悅而勢順  
 理便更無妨碍是則雖無攝政之名而節宣 聖候之道  
 亦在其中伏願 聖明更加深思勿令羣情久鬱遠近疑  
 惑臣等日夜所望唯在於此也廷臣又不得瞻望 天顏  
 侍從臺諫晝夜伏闕而未承 下命百僚遑遑民情洶洶  
 氣象之愁慘國勢之岌岌益甚都城如此外方可知臣等  
 悲痛填臆顛號無階幸因 聖教之下敢此冒昧辭無倫  
 次不愛 名憂國之誠實出肝肺如此而未蒙 鑑察則  
 鈇鉞之誅實所甘 伏願更加憐察近日中外羣情皆以  
 臣等不能排圍號哭牽裾切諫早回 天心為臣等之罪  
 臣等悶鬱之情非不知出此而亦恐天威益激微情不達  
 唯日日伏闕庶幾 俞音之或下昨日承此 下教又慮



一日之間屢為煩瀆為未安今始陳 啓臣等之徊徨敲  
踏進退維谷之狀亦可憐憫區區寸誠只冀 天日下燭  
而已敢啓

承政院啓辭

丁酉夏行都承旨時

內人王子避出之舉臺諫時方論執而自 上意必欲行  
之臣等不勝拊膺頓足之至都督方勵志守城前頭五千  
兵將至我國徵兵亦將多至不勝歡喜近日振奮之狀異  
前頃日親審形勢此真難得之機是必我祖宗在天之靈  
默佑冥冥於天將之衷自 上每以為天將舉措多不真  
實今雖如是力若難支必健馬西奔而我國無復可為是  
大不然今日之舉措又與前日李提督時大相不同都督  
以大將扼其中經理以風憲制其後楊總兵雖欲奔北畏



都督之劔都督雖欲奔北畏經理之斧以此方張之賊進  
逼南原揚總兵以孤軍當之此已是大驗為今之計調集  
兵衆糾結民心措置糧餉協力天將固守京城是東方  
再造之會自上每以京城齟齬不可守自上其不見  
延安城子乎其形勢制度何異銖贅之網猶且終始得全  
此在人心之固結况此都城雖為闕大據形勢作根本苟  
能善守何患不保且有他策雖去此猶有可全之勢則臣  
等亦何敢欲君父處危城之中乎自上每以西幸為  
得計臣等聞近日之事江華宮眷已遷海州往來之際下  
人作孽無忌延海之間人心騷然且海州亦豈金城捨此  
而去之則其惟關西而關西不幸今年虫灾慘酷原居之  
民積勞之餘亦無所食相率流冗又何餘力可以供上之



調度乎此又不保則其惟渡遼 天朝之許否亦不可必  
而設或許之自 上出國疆一步則 宗社即亡安有三十  
年千乘之君亡其 宗社而獨自投命之理乎自 上雖  
令張雲翼稟議於都督而臣等聞雲翼之言一發此言萬  
事不測渠身雖死不敢出口云而即見備邊司之啓若以  
雲翼為將稟議者然如此大事其可如是延拖而終可無  
事乎諸臣不忠先出家屬罪固難原朝廷必將處置矣自  
上亦豈可以 宗社付託之重效諸臣之不忠必欲搬出  
宮眷自就於顛躋而後已乎臣等聚首院中無任仰天悶  
迫之至近密如臣等不為盡言似此事情自 上何從而  
聞諸雖豕勿煩之教冒死敢稟 聖曰入侍傳曰昨日政  
院啓詳顧以予渡遼為慮  
何不斟酌予知為 都承旨筆也云



所懷書啓 甲辰

臣伏奉 明旨以元日白虹之變令正二品以上所懷書  
啓者臣新正以來久在病告正月二十五日是始定自  
上受針之期臣不敢退居二十四日扶曳出仕既出則雖  
病昏未蘇亦可一言仰副 休命而 聖侯尚爾未寧長  
在藥餌調攝之中臣之事君猶子之事親當侍親病豈有  
他念惟日夜望其有喜而已不敢以狂瞽之說干擾 靜  
攝日月荏苒已及三朔而比又以風寒之疾請告累日雖  
承 嚴命力疾趨仕精神憤憤如在昏霧之中而不但期  
限遠過以臣適慢之故諸所獻言者皆未蒙 批下乃敢  
冒病胡草有若苟為塞責者然嗚呼格君心弭 天怒固  
可若是其延待耶臣之不忠之罪誠無所逃 臣竊伏惟念



人君首出庶物為吾父母之宗子其不敢違寧昭事上帝也如人子之事親伺候顏色惟恐一毫有拂於親心其或一事有拂則為子者宜先知之湯之桑林之祝乃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諛夫昌歟先儒有言人君所當自省者不止於六事如用舍失宜而賢人在野刑罰不中而冤抑莫伸好惡不公而失於偏黨諫諍厭聞而吝於改過侈慾未窒而滯於貨利此皆人君所當警省而若湯則心存誠敬常盡奉天之道而獨有六事尚有不懌於心可以致天譴者故歷言而自省 殿下試以湯之自責者及先儒之所言者反躬猛省則未知何者有不懌於心而致此警告也臣齋心瀝血敢以平日所嘗歎嗟而最切於 聖德者陳之 殿下以聰明冠古之



資臨莅國政幾四十年國家條貫庶政表裡無不悉得其  
要兼且博極群書聖學日進於高明而布列庶位者皆  
殿下眼前長成之人其器量深淺識見精粗悉簡上心  
使之任事則事多不辦使之議論則言率粗淺遂致聖  
鑑日亢於上藐視一世乃謂廷臣無可與倚任言論無可  
與采用此則諸臣不學不忠之罪而終至於腹心無寄言  
路杜塞其見柄用者未必出於察賢雖假借辭色不過數  
三年人皆狼狽而退進言之人則一或觸忤控抑厭薄不  
膏詭譎如是者積有歲年廷臣其能不為成敗禍福所動  
者幾人當局者未免左顧右掣不能安意展布進言者未  
免抹撥所見委曲遷就朝著之間遂成恇惑護前之風以  
直前擔當為愚經情直言為安揣摩迎合為智甚至於以



賁緣攀拊為良圖遇有國事少關利害者則不欲干預  
病告紛紛臺諫人君之耳目故他人不敢言而臺諫言之  
大臣人君之股肱故他人不敢撻而大臣撻之今則臺席  
之間顯行揣摩凡遇禍福之係或始同而終背或倒戈而  
反攻噫國可亡而公論不可亡嚮日三司因變之劄皆泛  
言歌後虛應故事臣不敢察遠只此已是凶國之徵也至  
於大臣亦當國家存亡之計思退一步觀場之法坐觀  
成敗見君上大過舉不能出一言以匡自古朝廷之所  
以為尊重者以其皇極有定清議恢張奸邪讒說不得以  
間之也今則朝廷不尊事體垮下公論賤蝕道揆淪喪人  
人各自為心當經亂垂亡之際無奮勵振刷之氣日就奄  
奄自盡之地今不矯此大病則雖日孜孜於庶務猶泥塗



上丹矚終亦為泥塗而已如欲一變頽局聳為羣情則非  
殿下勇脫舊套大新瞻聆則不可為也臣聞先儒胡宏之  
說曰人君不可不知乾道不知乾道是不知君道也君道  
如何天行健人君不可頃刻忘其君天下之心也如天之  
行一息或不繼則天道壞矣臣伏見 聖學雖已就縛歷  
而自經兵火憂思溷薄志意蹉跎其果能體天之健一息  
不舍以至於純亦不已之域乎苟不純乎天道則讒邪易  
乘一邪得間衆私紛紜其不至於蔽錮者難矣伏願 殿  
下勿謂吾學已至而裒然自信勿謂春秋向高而宴安可  
懷誠以體天敬以存心與天為一協德無間則天者至理  
之所在自無私意之于其間者以之察人則賢無所蔽而  
任之以專以之聽言則忠無所忤而衆善畢集以之正家



則諉謁屏絕而苞苴不行以之裕後則麟趾振振福祿並  
臻朝廷有腹心之寄而賢者得以展布心聲言路無杜絕  
之患而清論得以恢張奮厲 官闈嚴密而子姓仁厚今  
日之大患宿弊自當頓然一祛矣且心者人之北辰辰居  
其所故能為二十八宿之綱維心安其止故能為萬事之  
樞紐心有乍動便離天理聽言而扞制事而偏必須提撥  
信地湛然虛靜物至而應過後清涼則自然氣脉和暢志  
慮舒泰優游仁聖之風體有喬松之壽於心養生不亦休  
哉臣既以本原之病粗陳於前若不以目前民心之所大  
怨苦者畢陳於 聖聰則臣亦當伏不盡言之誅今日問  
巷之所極怨而蹙額者無有甚於宮奴之橫恣白晝殺人  
吏不敢誰何奪人財貨而人不敢相稽雖道路井臼鬻菜



之際必舉宮房以為制人使氣之地曩在壬辰宮家之取  
怨不至如今日之甚而畢竟歸怨多屬宮家此豈非今日  
之所可寒心哉然此又豈諸宮之所盡知也假托行詐者  
必半其間而怨專歸於宮家巨竊痛焉至於南邊之警則  
誠國家存亡之所係吾力若可以有為則朝夕厲氣相與  
滅此而後食可也力如不給則姑行羈縻愚敵而圖之可  
矣自古用兵不過戰守和三策今則都無一策大小媿媿  
莫敢決議因循退託累經年歲但仰視蒼蒼幸賊之不來  
倘賊果來計將安出千乘之國有社稷氏人非如匹夫  
之自諒不可空言無措但欲曲成其名也且人才天之所  
生而使幹一世之事者始雖眇然收拾用之未必不為一  
代之用慶之不用非天意也不幸朝著携貳各相排擯士



之稍知自好者輒遭標謗一遭標謗便棄不用就其滓餘  
欲加任使雖所謂人才者亦未必能幹一世况其滓餘皆  
竊顧何能數一割之用哉今之斥逐屏居者其罪名固不  
無輕重真偽之辨亦何可不加辨理任其廢黜以阻天生  
才之意哉天下之惡莫重於反逆苟有橫罹者其怨大傷  
天和已亡之獄未稍波及者多出於奸臣之搆捏則亦不  
可謂專在已往而莫為之伸理也今幸 聖鑑既已洞照  
於上而諸臣之及見此獄者亦多在世如欲伸理必及今  
圖之可也臣素多疾病比且脫著失宜重傷風寒抱病呻  
吟已及三月色驚形悴一語三引把筆臨紙潮熱上攻書  
未卒章眩迷旋極言無詮次不足以道達一得之愚臣無  
任惶恐慚負之至



陞輔國後已解禮判承文提調後并辭文衡 啓

臣伏蒙 聖恩乃於法例之外 特仍文衡臣且感且榮  
不知所以自裁第念恩不當器則在上為虛施在下為僥  
冒實不敢晏然為榮今日之舉須議論足以重廊廟文章  
足以宣 大猷不得不以是任授之者始可當破格之例  
而雖實如此者其心亦豈得自安况臣則廢學鹵莽之狀  
前後所陳已詳秋毫無出虛設目今館閣人人誰非萬賢  
於臣者法禮至重何必容臣叨冒創膺無前之例乎且今  
文衡之任更無所管只掌事大文書豈有已適承文而仍  
占文衡之理哉須並適臣文衡方可全事體而完公務亦  
無撓前創新之弊矣臣所帶提調如宗簿寺 宗廟署及  
知春秋館事並皆都提調領監事衙門體面相妨亦與承



文院無異請並

命適改惶恐伏地敢

啓

東人詩賦撰集之命

啓辭

東人詩賦抄錄事

命下已久臣申欽始承於為提學之

日頗加付標及臣待罪文衡申欽

啓辭屬於臣玉堂吏

將申欽所付標者及他餘諸集歸之于臣臣試取諸集將  
為下手則製作固難抄入作尤難製作工拙隨分而人辨  
之至於人作則古人運意遣詞各有所指而已辨之前輩  
風流固不以一詩句去取而有所加損間有文人詞客或  
以一句褒貶而未免介介於平生者身在堂下辨人堂上  
妍醜其不免乖舛者幾希吟魂有知想必冷笑於泉下茲  
不敢遽其事沉吟度日不覺歲月變遷臣之適慢不勝惶  
恐待罪第臣既適文衡凡一時大小述作宜出文衡請依



前屬之文衡以畢其事免為便宜且臣之前日並解所帶  
諸局者皆以坐次禮貌之不便則所帶同知 經筵事謂  
有司自當照例並適而至今未有處置卒卒仍帶正二品  
之判書既以體面有碍而適之則獨可仍兼從二品之同  
知乎 所帶同知 經筵事請 命適改惶恐敢 啓

館伴出仕後

啓辭 丙午

臣衰敗癯羸之狀衆人之所共見自歲前寒疾彌留及承  
館任之 命不敢告病逐日坐館昏暮乃罷前病益增若  
及臨時至不可起則臣雖萬被誅戮無補悞事茲敢冒萬  
死陳劄而既不得 准則館務政急明日且有千載一時  
之慶典不敢退伏欲於僵死之前整竭筋力扶曳來詣矣  
但 詔使來期早晚難卜而緣臣席藁待命之間事務多



帶至於館務所重無如別卜定一事今雖專委度支磨鍊  
啓下而度支之來議都監意亦有在臣以病不得隨參病  
曠之罪大矣不勝惶恐伏地待罪

答曰卿宜勿待罪調理行之

獻議

對馬島許和議

臣素昧籌略軍國重事固不可率爾擬議姑以平日淺見  
陳之此賊之不可許成尺童亦知第當局權時之策所不  
可無如我之兵力已振有必制之勢則非唯不容羈縻故  
令怒之使其速來耳不然生聚訓練之間不可不以計持  
循待我自強是則非但馬島可縻雖全國來請亦可許也  
非但關市可通皮幣珠玉亦可用也若全無定筭而徒謂



五卷全一十一  
十二  
賊不可羈縻者是怯夫而效馮婦之為也但馬島是彼之  
一州也其來請成當自其國始獨此來請而許之其能有  
關於去取之數乎此則臣未詳彼中情形唯在當事之地  
審而行之且念我國人心解弛措置振作無一著實之事  
未卜羈縻幾年當辦大事歲月荒涼舉一國財粟輸之所  
警之賊亦甚可慮臣誠不勝嘆嗟之至伏惟 上裁

許忽酋職帖議

今日之事許與不許其禍等耳但邊備苟可以日月自強  
則許之以緩敵固可也未知邊備果能日月自強耶  
易竭客兵難久而賊之要索日增則非惟不能日月自強  
恐日月以削也卓斗云朝鮮之給帖非出誠心適以緩我  
臣念我之添兵日增弓砲稍集則賊之要帖亦無乃緩我



而待其自削耶且以孫文孝口報觀之何叱耳佯示誇詡而卓斗自相煽動至以職帖為出於藩臣而非國王所知指御寶為符呪戕身之物慮百張之不即准給則乃曰百張必不可得欲我國暴非藩臣所為而急准其請闔捍脅持不一以足今若慮其執言而帖首就給則朝廷之受他嬰弄增彼玩侮者不但如一宗待之見賣而致件退之辱也臣愚以為不如使藩臣宣諭曰國家給牒汝屬是祖宗朝已行之例也潼關之陷件退之後朝廷知出於卓斗縱使啗誘要功以媚於汝是則罪在卓斗無預於汝故釋之不問乃以祖宗朝已行之例而曲徇條請德至厚也卓斗以世受國恩之人始楊條惡無所不至以為不攻件退朝鮮邊民不得安枕吾屬亦不堪命悲啼乞討



終乃倒戈反噬投入徐部這厮非不知藩臣不能官人爵  
人而謂職帖非國王所知謂御寶為符呪我敵之物謀  
以猜沮兩間肆行褻慢反側之奸彼此同嫉不除此賊雖  
行千張職帖無以結彼此之好可速縛還卓斗并還石乙  
將介厚叱斗等各還本處飭斂管下毋相攻擊藩胡則即  
可啓知朝廷給帖如願以試其意待觀所為另議施行  
為便伏惟上裁

北邊征討獻議

臣素昧籌略亦不曾預聞機密軍國重事誠不敢率爾擬議  
但既令獻議則叨忝備邊之列者得失間不容終嘿今此虜  
賊侵軼我疆至迫城下若耀兵問罪使有憚伏則誠為利  
益但彼驅逐藩胡仍薄我城其計雖不但在藩胡輕我太



甚而亦非如直犯之比今遽興兵未必大得志而但資其  
執言結怨則未知得失當如何也前此一二焚蕩之時亦  
未必損彼一分而在我所傷不少猶得得志之名賞典加  
焉以故北邊將卒一遭所侮輒奮言問罪設曰得志古人  
云得志之地勿再往此言誠可留心况今日事勢與前不  
同老酋方為朝廷日夜之憂而老土又與老酋連婚尤不  
可輕易挑釁本道監兵使既請問罪其所聞見比此地必  
為真的固不敢從中左右書曰用靜言用作凶觀今交象  
以之用靜猶恐難吉况可以用作乎臣愚所見如此伏惟  
上裁

下四道通行宣惠廳通八道號牌議

臣某議宣惠廳今日之急務無重於此者而京畿已試行



之因其已行者而並試於下四道雖值大無恐為無妨號  
牌則當此飢饉之時雖例差常調民不勝辦此時並行新  
設之條似為未安兵政國俗各有常習今兵農而二之不  
可倉卒講行但我國之兵政玩弛已極今頃速加釐革判  
兵農給保教練間當有一道惟在熟講而審定伏惟 上裁  
行銅錢議

臣某議我 國未有通貨只用粟布一經衣食便為耗絕  
且菽粟花麻豐歉不常一遭凶侵即為無貨之國議行銅  
錢意非偶然因有司看詳事目而試行為便但我 國人  
心蕭颯雖酌水注挹尚施計較顧此剝源其何以保無奸  
弊况錢非搏土所造須銅可鑄銅亦非如泥沙之賤興若  
此物者責之太高則亦甚難繼嚴立科條而防姦騙之弊



畫一平準而無折閱之患則可以久遠行之伏惟 上裁

協討建夷議

臣某議天子有戎狄之辱凡在同文之國悉賦協征敵王所懍固天下之大義况皇朝實我父母之邦而遼東為三百年事大之咽喉一朝見陷則不可但以戎狄之辱視之也王叅將又首倡義旅知我有思報之義形勢之便請與同仇則此誠同心之言所當先響而應不待言竟臣固知聖上至誠之筭所已洞究無容臣言毫至於察情審勢雖不出十全必收七八分時勢而後動則非如臣老病不聞機密者所敢獻議伏惟 上裁



五峯先生集卷之七

三十一

五峯先生集卷之七



五峯先生集卷之十二

奏文

復平壤獻捷奏文

癸巳二月

謹奏為仰伏 皇威克復平壤飛報捷音事該萬曆二十一年正月初九日陪臣諸道都體察使柳成隆馳啓據諸道都巡察使金命原呈該平安道巡察使李原翼申本月初六日有 欽差提督薊遼保定山東等處防海禦倭軍務總兵官都督同知李如松統率大勢官軍直抵平壤城外部分諸將圍抱本城有倭賊二千餘名登城北牧丹峯建青白旗發喊放砲又有倭賊一萬餘名擺立城上前植鹿角柵子擁楯揚劍勢甚猖獗又有倭賊四五千名建大將旗鳴鼓吹螺巡視城中指揮諸賊本城裏外設險勢難



遼攻總兵收軍回營本日寅夜有倭賊三千餘名嚙枚潛  
出襲都督楊元都督李如栢都指揮張世爵等營被本官  
等統兵殺退初七日夜有倭賊約八百餘名復斫都督李  
如栢營又被本官殺退初八日黎明總兵焚香卜日得吉  
喫飯訖與三營將官分統各該將領官軍人等擺陣於七  
星含毬普通等門外總兵領親兵二百餘騎往來指揮將  
士踊躍咸思盡力辰時分諸軍鱗次漸進各樣火器一時  
齊發聲震天地大野晦冥火箭一枝着密德土窟俄而赤  
燄亘天延藝殆盡守陣倭賊亂用鎗丸湯水石塊以死拒  
守又用長槍大刀向外齊刃森如蝟毛總兵手斬畏劫者  
一名號示陣前諸軍鼓噪薄城負麻牌持矛戟相雜齊進  
或發射放砲或仰刺守陣之賊賊不能支吾稍自引退總



兵挺身先登督諸將進入 天兵一起與本國官軍入舍  
迷門一起入普通門一起登密德東城騎步雲集四面破  
殺衆賊崩潰 天兵當陣斬獲首級一千二百八十五顆  
內查有賊酋平秀忠平鎮信宗逸等二十五人首級生擒  
倭賊二名并通事張大膳奪獲馬二千九百八十五疋得  
獲倭器四百五十二件救出本國被擄男婦一千一十五  
名口 天兵乘勝縱火悉燒房屋衆賊投竄被燒死者約  
一萬餘名臭聞一十餘里餘賊鑿入風月樓小城總兵督  
運柴草四面堆積仍用火箭飛射一時焚燒俱成灰燼又  
有餘賊跳城過江水陷溺死者不記其數七星普通牧丹  
等處諸賊仍據土窟堅固難拔總兵收兵傳食曰賊必夜  
遁就遣副總兵叅將等官李寧祖承訓葛逢夏等領兵埋



伏總兵同楊李張三副將由大路追趕本賊四散遁去被  
李寧等伏路邀截斬獲首級三百五十九顆生擒倭賊三  
名餘賊棄甲拋戈驚亂遁走岳嶺以西悉底蕩平臣竊念  
平壤一府實本國舊都城險固而兇賊豨突據為窟穴  
即日天兵進討一鼓蕩破梟獍餘孽逃命無所本國再  
造之機實在於此臣與李原翼督運各處芻糧進入本城  
聽候督府調用外緣係捷音事理為此具啓等因臣擬此  
叅詳小邦軍兵脆弱日久愈削兼且平壤城險未易收復  
日夜憂煎不知死所欽蒙 聖明天地父母曲念先故不  
以臣矢職而加罪 命調南北精兵以拯濟小邦塗炭慮  
軍犒之乏則先賜銀兩憂糧草之缺則陸續飛輓士卒暴  
露於野驢騾顛損於道以臣之故貽戚 天朝至於如此



臣感激征營若無所措竊嬰王師有征天吏無敵乃於本年正月初八日壬戌進攻平壤不崇朝而城破除焚燬斬殺之外餘賊喪魄逃遁其軍威之盛戰勝之速委前史所未有臣與大小陪臣初聞捷音不覺涕淚之交下茲蓋聖天子盛德誕敷神武遠暢而名公貧謨本兵運籌侍郎宋應昌專心機務指授方略謀猷克合用集殊功總兵李如松誓師慷慨義氣動入軍行所過秋毫無犯臨陣督戰身先列校至於鎗彈擊馬火毒薰身色不怖而愈厲克城之日祭箕子而先封其墓恤瘡痍而遍醮陣亡宣布德意慰問孤寡雖裴度之平淮西曹彬之下江南無以過此副參遊擊都司以下各該將領等官闕如虺虎如神助勢至有巨石滾下而拒之直上者丸入甕腫而麈殺未已



者小邦將士袖手駭縮莫敢助力於其間徒觀其鐵騎所  
蹴飛塵騫野火箭所及赤焰彌天礮觸列柵則決若吹毛  
搶刺守陴則捷若飛鶻腥烟漫空流血渾江天地為之擺  
裂山淵為之反覆彼賊之烏銃湯石政猶螳臂拒轍無敢  
抵敵臣竊念平壤一城實伊精兵器械之處臣竭一道之  
力經年莫規而克復之後聞其所設守備則決非小邦在  
力所可攻陷 天威一震列屯望風已成破竹之勢黃海  
以東不戰自却舊都指日可復宗社次第汎掃臣思先靈  
地下之感念遺黎其蘇之望悲哀喜幸惴惴難雙雖欲報  
答生成實難為圖抑臣之所大報者念惟小醜跳梁自大  
於鱗介之鄉昧天之威屢肆狂言臣常痛之今者鬼啓其  
衷自取天誅其海誓島懷揣揣然不敢喘息者始終其遺



育是豈徒雪小邦之羞實亦彰百王之烈矣臣又聞之有  
願曲遂天地之大德所懷必達臣子之至情臣念今兇賊  
被勦專出王師而於小邦則未始有一毫創也渠見天  
將旋師國內孤弱再逞反噬之計則其禍益甚而益難防  
矣臣恐復勤 聖上東顧之憂而重微臣失禦之罪也伏  
乞 聖慈憐海隅子遺之民終天朝子惠之仁著令督府  
量抽江浙砲手五千名仍付一二將官分屯沿海要害釜  
山等處若干月一以教訓小邦軍民一以消戢梟獍兇謀  
則臣庶可永伏天威收拾餘燼以備其後矣臣既復疆土  
又望善後極知僭猥罪固難貫而 天朝俯卹既有加於  
內服下邦控訴敢自外於一家臣益增隕越焉臣一面派  
撥人畜督運糧草一面調集兵馬協同王師以圖進取京



城又備咸鏡向西之賊臣擬待收復訖即還京城迎勞官  
軍仍將前後受恩緣由另行稱謝外緣係仰仗 皇威克復  
平壤飛報捷音事理為此謹具奏聞

復開城後奏捷文

謹奏為再報捷音仍乞添撥援兵以收全勝事該諸道都  
體察使柳成隆馳啓大兵攻破平壤天威遠震黃海諸賊  
望風遠遁總兵令都督李汝栢為前鋒直擣開城原住倭  
賊卷衆過江以精銳數萬劄營拒敵正月十九日本官自  
東坡灘踏淺追襲賊衆大潰當陣斬獲首級一百六十五  
顆奪獲倭馬二匹盔甲刀銃倭器共八十七件總兵隨至  
將各處軍民賑飢救命且造印旗給與被擄削髮男婦仍  
禁約官軍不得妄殺一人老弱歡呼輦壺塞路等因又該



諸道都巡察使金命原馳啓正月二十七日總兵率都督  
李如栢副總兵張世爵等選帶兵丁一萬審看形勢行至碧  
蹄站聞前鋒孫守廉等與賊對敵即便督兵馳至賊衆分  
布沿山遍野有賊酋一人披金甲戴紅盔氣勢兇獍揮兵  
直前總兵與諸將併力射破箭中金甲賊酋落馬賊衆擁  
扶痛哭而去總兵即喝諸軍進前破殺賊衆大潰官兵乘  
勝追趕當陣斬獲首級一百六十七顆內有賊酋七名奪  
獲倭馬四十五匹倭器九十一件京城諸賊氣奪不復出  
城撫採等因又該戶曹判書李誠中馳啓全羅等道海運  
米豆共二萬二千餘石已泊東坡站地面交卸黃海道撤  
運各該州郡馬草已到開城府地面交卸支放等因又該  
全羅道巡察使權慄馳啓臣統領助防將趙倣等官軍二



千三百負口於高陽郡幸州山寨下營本月十二日黎明  
大勢倭賊約一萬餘名負紅白旗張黃金傘鬼面獸形粧  
扮其恠將本營攻圍臣挺劍督戰自卯至酉滾石揚沙射  
矢如雨又放各樣火器聲震天地賊不能支吾一時奔潰  
官軍當陣斬獲首級一百一十一顆左耳二朵奪獲弓箭  
盔甲刀銃倭器共七百二十七件餘賊逃遁痛哭還城等  
因又該倡義使金千鎰馳啓據走回人說稱本月十二日  
京城住劄四衛倭賊徃犯幸州山寨被本寨官軍盡行殺  
死賊首三人與伊餘黨俱帶傷回營陸續命盡等因又該  
咸鏡道巡察使洪世恭馳啓據德原府使金信原呈該哨  
探軍康俊走告安邊賊酋清正叫衆北來諸賊自本府起  
程經踰鉄嶺道走北地一帶寧靜等因又該慶尚右道巡



察使金誠一馳啓據水軍節度使元均呈該走回軍丁供稱俺在倭賊營裡聽得衆倭說稱關白今年風汛時令將調三島人丁添助廝殺等因具啓得此臣竊照自平壤克復之後天威震疊一鼓東下兵不留行月奏三捷沿路一帶僻處俱空臣之二都已全復矣如使軍餉不匱乘勝長駟則釜山以北那有一賊敢嬰鋒哉掃清妖氛再造三韓只在一蹴之間而委緣小邦又被兵燹凋瘵已極財彈力竭餉運不繼人飢馬斃傷損既多則量留精銳拒守臨津退往平壤休兵待援者此易所謂左次無咎而蓋出於不得已也其在小邦豈敢弛忽於存亡之係而有所不力者哉實由事勢之致然而其情則戚矣臣竊見侍郎宋應昌指授方略動合機宜總兵李如松杖鉞臨戎躬冒鋒刃



相與協心共濟威懼兇徒恩浹遺黎師行所過秋毫無犯  
招集散亡拯濟俘擄調窮賑飢並令復業至於陷賊變形  
者亦給旗帖俾免混殺之禍小邦之民如自膏火中出而  
舉囿於涵濡之澤雖三代時雨之師不是過也是雖總戎  
之臣恩威並著而實出於 聖天子明命臣與小邦臣民  
皆思雪泣咸願為 聖朝一死銜恩感德勇銳自倍陪臣  
權慄以一旅殘兵能殲大勢兇寇兵興之後無此克捷此  
豈小邦之力所可辦哉端由憑仗皇靈而彼驚弓之鳥自  
落於虛彈也自今江水已開舟楫已通運過芻糧可旬旬  
月之支前頭調度想不如前日之缺乏矣臣聞兵要尚氣  
戰貴乘勢然則奮未竭之氣而席累勝之勢者其不在今  
乎勦除此賊與他虜異急則易破久則生姦賊若叫聚徒



黨擄險逞兇則日後取勝難卜其萬全此兵法所謂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者也近有自賊中走回的傳言春來三島多添力出新兵夷情狡詐固難准信而亦不可謂必無是理也已被挫衄而不早遁歸屯住拒敵意必有在今不乘三捷之勢張九代之威而以深入為戒再致猖獗小邦之禍有甚於疇曩而已絕之宗祀難保其再血也臣思之至此有如烈火燒心不覺仰天而推胸也稻池游陷固難馳驟尚有步兵可以效技伏乞 聖慈念小邦垂成之勢慮九仞一簣之虧再軫淵衷益賜矜恤添撥已調南方砲手若干負口星夜前來俾令剋期勦蕩以收全勝則不但臣銜恩頌結臣祖父想必感泣於冥冥之中矣緣係陳謝 聖恩續報捷音及請兵征進事理不勝瞻天祝



聖激切屏營之至為此謹具奏聞

李提督辨誣奏本

被宋侍郎阻  
不達癸巳三月

云云竊照提督李如松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其戰勝之功  
慰撫之勤已具臣前後本內蓋伊兵法得之家庭而其仁  
民濟物之心又其所性者然也小邦君臣咸謂 聖天子  
威靈之震能令帥臣建功殊服若是之盛不然其必有方  
召者復生於今日小邦但恨糧草運遲致延師期方催飛  
輓行收全勝不自意大功垂成值此阻撓臣竊念明廷彈  
奏悉出忠赤猶且致此者只緣小邦不祿以稽再生臣誠  
不勝拊膺頓足而無路赴愬於 天陛也臣之於督府地  
分懸絕非有平昔之私今茲來接特出於 聖天子明命  
則臣雖無狀何敢比督府而負 聖明哉小邦臣民其所



感戴於督府者亦以救活其命倘所枉殺如言者所云則是隱然生一敵國雖不能致怨天將其欲畫像立祠者必無是事況平壤之民悉先遁避其從在城中者是不過沿路搶擄之人提督所揀出男婦見有一千一十五名口則不詳城中復有何等人能當斬級一千二百八十五數外又有燒死萬餘而溺死不記其數者耶所死者人人皆有父兄子弟其將攢刃而向督府矣且賊兵精銳盡在此城若賊不大挫衄何善棄堅城而望風奔潰還我千里之地咸鏡賊酋清正尤號暴悍亦何故卷衆南遁而捐其所據之阻哉小邦急於恢復但請前進而督府閱念附賊者駢首就死特揭白旗諭令免死又令陣前不許擅割賊骸以防濫殺其致念之深雖如臣忝作民主者非所遑及於



以刻意進討不撓人言其志必在於全活一方性命以臣所見雖古之仁將無以過此臣恐干戈之際往來行言易訛而惑其必中山之書宜陽之誇有以激明紛事忠憤畢此必 聖天子所洞照者臣不敢復有所煩瑣姑就目前所急而哀籲焉觀今伊賊肆出積城地面者非緣添兵西向為掎角之勢必是勢窮思遁為捍後之計西向則必須遮遏思遁則必須趕擊其勢在我均宜趕前而已進不得遮遏前功盡棄退不得趕擊後患無窮而督府以被彈之故不得便進此真機張而改括者於督府赤心無所損益而小邦之事坐必待亡而已且念督府以小邦之故勤苦霜雪自冬徂春寢食靡遑鬚髮為白成此再造之功竟蒙不近之名臣之所深痛者不在於失機敗事而在於變功



成罪臣若不言無以昭忠臣義士之心著英雄謹厚之風  
此臣之不得泯默而抵死瀆冒者也伏乞 聖慈諒大功  
之難居保忠盡之無他俾得專意征進免憂擬後以完殊  
功以安屬國不勝幸甚為此謹具奏聞

陳奏奏文

甲午二月

謹奏為兇賊留邊禍迫吞噬懇乞 聖明特垂矜愍終始  
拯濟事先該上年十二月內據陪臣慶尚右道水軍節度  
使元均馳啓據哨探軍金銀金告稱本月初三日俺乃巨  
濟縣見乃梁地面瞭望撞遇倭奴一名就行活捉前來得  
此就重得一名望古之老供稱年二十五歲係日本國是  
巨勾人本年二月二十八日我們新兵六百名跟同上官  
趙承甘渡海前到朝鮮梁山郡下龍堂等處設築城子探



聽朝鮮兵舡聚泊閑山島仍移入本縣把截濫口縣地塲門浦原留賊舡約二百餘隻軍卒一千餘名未登浦原留賊舡約五百餘隻軍卒五千餘名糧餉自本國搬運分積三處等因又該本月內陪臣慶尚左道兵馬節度使高彦伯馳啓本月初二日據走回人門善說稱本年閏十一月十九日在慶州府地面被賊搶去前到林郎浦老營伺便看覷城子周廻與本府城相似城內山上設二層高閣及大屋三處以為瞭望之所窩鋪鱗錯賊徒不記其數城外又設木柵江邊列泊戰舡失記日內賊酋三人自南前來俺訪得本月十九日豆毛浦屯賊焚掠本府地面多被我兵殺死以此恠恨伊酋俱來商議將要大勢報復又據走回婦人王真說稱本年九月十一日被賊搶去前到林郎



浦營裡留住聽得本賊休養兵馬等待明年春汛將要順  
搶全羅地面等因又該本月內陪臣慶尚道觀察使韓孝  
純馳啓左道東萊機張釜山浦西生浦林郎浦仇法谷右  
道金海熊川加德德橋竹島等處留住諸賊如前充斥而  
巨濟縣地面賊徒尤多聚集等因又該本年正月內陪臣  
巡邊使李贖馳啓據金海府聽撫人朴末石說稱天城加  
德熊浦森浦安骨浦等處住賊堅築土窟深穿壕塹冶鑪  
兵器晝夜不休江口列泊戰舡五十餘隻聽得待候風汛  
一同新添精銳順搶全羅地面等因又該本月內陪臣諸  
道都巡察使權慄馳啓據體探人達亾告稱俺潛往沿海  
賊營聽得諸賊並說關白不許回兵將要直到晉州永城  
倉搶取米糧仍犯全羅地面又據體探人李謙受等告稱



豆毛浦等處倭賊說稱明年三月我們由靈山縣西路進  
入全羅地面沿路州縣各留五個日修治道路大衆分三  
起一起自蔭摩州一起自平胡島一起經由全羅順捨大  
明地方等因又該有裝糧舡一萬餘隻刻日過海以供各  
該兵衆等因又該本月內陪臣慶尚道觀察使韓孝純馳  
啓據哨探人諸玉告稱臣濟熊川等處諸賊比前尤盛俺  
聽得本賊擬於本年三月將犯全羅以此俱集前項地面  
聲勢日漸浩大等因又該本官馳啓本月初一日據機張  
縣士人辛應隆告稱豆毛浦住賊說稱等待風汎本土兵  
衆盡行出來大勢順捨等因又該本月內陪臣慶尚右道  
兵馬節度使成克門馳啓本月初八日據按伏將崔垺飛  
報金海加德天城安骨浦永登浦壽浦等處賊舡或四十



餘隻作綜行使俱向巨濟縣地面聽得巨濟住賊今年春  
汛將要進搶全羅仍犯大明地方等因又該本月內本官  
馳啓據金海府聽撫人羽音山說稱上年十一月內被竹  
島倭賊搶去常在搶主根底使喚有賊向俺說稱近蒙閩  
白分付朝鮮山川休等行走已噴今又要用休等更戰不  
可回還等因又該本月內副總兵劉綎伺候陪臣金贊馳  
啓本月初七日有賊倭六名隨同沈叅將家丁來到本府  
說稱裝粮舡四十餘隻被風漂到全羅地面將要進去尋  
討總兵回說休們舡隻若果漂到我當討還今實無有不  
知向邦還討來行長前稱一十五隻再稱一十六隻今又  
却稱四十餘隻休言變遷不的仍令通事柳依獮傳說本  
賊托言尋討舡隻其實要知全羅形勢以肆其兇侮國加



謹隄備毋貽後悔等因又該本月內陪臣慶尚道觀察使  
韓孝純馳啓據按伏將諸得浩告稱倭賊於巨濟縣及玉  
浦牙州等處打造窩鋪不記其數又自縣治至場門浦永  
登浦所玠浦等處賊徒充斥火亮燭天聲勢十分浩大等  
因又該二月內本官馳啓據體探人徐允福告稱俺又作  
乞人貌樣潛入林郎浦賊營有被擄人金奉瑞等向俺說  
稱本賊訶知 天兵撤回方要添調新兵進搶腹裡地面  
等因又該本月內本官馳啓據沈叅將答應通事李愉呈  
叅將上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前赴賊營本年正月二十日  
回還二十四日到八營縣卑職訪得賊首秀吉在伊國都  
修降表遞送熊川縣賊營叅將下處仍差倭子一十二名  
跟同叅將出來等因具啓得此臣謹查上年十二月以前



各該賊情除已查勘具本奏聞外今該前因竊照臣獲戾  
上下酷被兵禍始臣之失國西遷也區區之心但欲赴死  
於父母之疆耳初豈有一毫圖存之念而得見有今日事  
也幸賴 聖天子異恩迥曠前古動天下之兵不以為擾  
犒銀餽餉不以為費逐至大丘不以為遠屯戍經年不以  
為久是雖出於 天地父母之仁興亡殄暴之義實非臣  
身所可希冀而 王師之死于兵死于疫病于飢傷于水  
土者何限馬畜之顛損器械之殘缺又不可以數計凡此  
都緣臣故臣雖至頑感思罪實難措躬雖剝膚之灾更  
迫朝夕而不敢再有煩顛第臣又觀賊情參以近日體探  
人所言則其陰謀兇計不但止此臣念惟此賊所性兇狡  
固難以入理相貢而顧其背蓋深於用兵者也始賊之違



離漢城放還二息臣之所大望者得矣臣宜若專於喜者而竊有所隱憂焉彼之所言有大於此者而將取姑與也既屯釜山則彼近其境糧援俱便天兵之勞頓者又復千里而慶尚一道既不之餉軍則小邦之飛輓且遠矣自得形便延住不去者是誠不戰而屈人之術王師孤懸理難久寄小邦蕩殘糧竭可待則乃欲殺托遷就緩機便特邀隙而乘之此賊之所以愈欲和也在漢城既以此而緩新勝破竹之勢到釜山又以此稽皇靈蕩掃之期其所得利已多矣本賊竇海外兇毒別種跳梁自大極其僭逆不復知有君臣父子之禮逆首秀吉又其尤所桀驁弑君篡位遂懷非望蓄謀積年發兵傾國今其長駟睥睨聲勢已獲得志已極而尚且不去經年他國耐閱寒暑砌城



房屋峙糧練兵者豈其計但已也臣恐天兵虛實未免久而被覘非謂水窟妖魂終杭大邦乃其情則慘矣此固聖明之所洞察廟堂之所籌度無待臣言而然在臣悶迫之意猶欲備陳邊情仰裨必惠而天閭悠邈未易得達臣之罪至此而益大矣其所謂降表非臣所目覩未知作何辭諉而但既稱秀吉已還國都則其往取責返直在兩句之內又何其速耶藉令表文非假而其辭極其恭遜猶難憑信况賊既無回巢待命之意有挾兵再持之計敢與天兵對壘至於抗戰斫殺曾未幾時一面請貢其出於詐諉而非其本情亦不可掩今若不早為處臣誠恐以此釀禍愈大也臣聞先人有奪人之心則敵為我用伊既以和致我我顧不可以此致賊哉臣每謂倘賊再逞必由全羅以



便取糧今方節屆春汛大軍適撤此正伊再逞之會而假  
討糧無要往全羅地面其朶願本道之狀顯與各該所報  
及臣所忖者相符矣本道迤東郡縣已經兵燹只有迤西  
若干完地而簽兵撤餉專靠於此軍興既久物力蕩竭倘  
遇豨突遽遏無策本道既破則小邦更無根柢可據已復  
之地當次第瓦解危亡之禍急於燃眉當此之時天兵  
遠難再出小邦沿路數千里已為空虛之地兇鋒所至若  
蹈無人之境此實悶迫之情倍甚於前日臣誠無狀非不  
欲自振衰微以無負聖天子勅諭之旨保宗社綴旒之  
緒惟其績敗已極賦在門庭雖志切奮勵而實難為計臣  
若畏冒瀆之誅頻煩之罪不以時奔懇實狀則非徒小邦  
為賊吞筮永失藩屏之寄天朝終始拯濟之恩臣實有



負小邦自受兵以來耕農全拋列邑荒墟人畜消耗入烟  
斷絕道殣相枕積骸堆山誠使此賊或盡渡海而誠心乞  
款則臣當乘此間隙撫集生聚以圖息肩之不暇何敢張  
皇賊情瀆冒宸嚴必欲使大軍久於暴露遺民疲於供給  
芟伏乞 聖明察臣阽危之勢憐臣竢罪之心益霽 鴻  
恩終遂再生仍圖萬全之策不勝幸甚緣係兇賊留邊禍  
迫吞噬懇乞 聖明特垂矜愍終始拯濟事理為此謹具  
奏文

請於京城平壤等處立碑畫像以報東征諸臣功勞

奏 甲午七月

謹奏為東征諸臣功在藩服理宜顯奏事該議政府狀啓  
該本年六月十二等日節據漢城府判尹洪進平安道觀



察使李原翼呈京城平壤等處軍民追感天朝諸將殺賊拯命之恩立碑建閣畫像設祠擬供春秋香火等因得此為照 皇上閔念本國窮禍特遣文武大臣發兵救援掃蕩腥穢收復三京本國君臣上下得延喘息以至今日實出於 皇上天地父母之恩而亦莫非諸營將臣運籌汗馬之勞仰皇恩而圖報則摹天寶難思諸營而莫留則寓慕有所所據京城平壤等處軍民伐石鑄功寫真奉祀允合情義合無行下禮曹轉令藝文等館撰出紀功之詞及該祭應用樂章分送各處相臣等因具啓舉此查照先該本年五月十六日據謝 恩陪臣金粹等狀 啓臣等前在京師聽得征倭諸臣以東事未了並未蒙 恩賞等因得此行間今該前因竊照臣之無狀待罪藩屏蒙天不祚以及



此憂幸賴洪造天覆 聖恩含宥非唯不加之罪而特命  
拯濟救臣於水火之中使小邦 宗社已絕而復延臣祗  
懷 皇恩嗒然忘言每中夜以起瞻天祝 聖感淚漸漸  
月星下臨凡干圖報理無不盡况東征諸臣救患之功無  
非敬服 皇命而在小邦者班班茂著臣固宜汲汲然據  
實馳奏以貧 皇朝愷賞之典第念兇賊據邊如人一身  
瘡結西末求醫覓方萬事靡遑不能出一聲奏功以奉揚  
寵靈臣之心固歛然也至於臣之軍民所欲為諸營紀功  
等事雖其荒賤自中 所圖而亦未必不為宣烈鎮海之一  
助而抑 皇朝採風之地所宜聞也願臣之貼危窘急雖  
大於此者有不暇舉乃此猥瑣實難比數及聞陪臣金晬  
等狀 啓以諸臣勲庸之盛尚未蒙旌賞臣固知考試車



服實係 皇典非臣之所舉口仰請而以臣所見不得不  
以實狀登聞而并舉小邦軍民之至願明臣之欲報於諸  
將者萬倍而但未遑及臣誠濫越死罪死罪臣又念授賊  
行賞 皇朝之盛典陳功叙感小邦之至情東征諸將受  
命飲冰積勩荒外其効力之勤運籌之勞定平壤徇開城  
至碧蹄使咸鏡之賊望塵懼走黃海之屯次第宵遁其戰  
勝之盛委前史所未有而兼且計復京城送還釜山還臣  
二息此又智謀之深不戰而屈人之術其餘各該將領雖  
官班有崇卑所管有不同其為小邦冒危圖存則一也經  
年暴露而銳氣不衰飢渴備至而奮勇猶厲使臣三都數  
千里之地復歸臣籍臣之今日粗俱臣工復踐故都汛掃  
丘壠再延墮緒者伊誰之力歟雖未能畢清海濱之妖氛



亦足為曠世不刊之偉績是由 皇上神武耀威震越萬  
方 聖謨成功光昭四海而文武大臣式遵睿略作興士  
氣二年之間掃除寇徒大拯塗炭弘復敝藩其所建功績  
想已查勘明白若不先加褒獎何以宣風裔遠臣得寓目  
師所而不以功聞亦無以昭忠勤之績而彰 聖德於無  
窮臣厥有負矣况今兵禍未解不幸而復煩師旅則尤無  
以鼓獎忠勇以勵後效伏願 聖明諒微臣報德之懇察  
諸臣著勞之跡早賜記功丕闡盛章小邦幸甚天下幸甚  
緣係東征諸臣功在藩服理宜顯奏為此事理謹具奏聞

賊情奏文

乙未三月

謹奏為懇乞 聖明洞察倭情審始善圖以絕後患事萬  
曆二十三年三月初一日臣准遼東都指揮使司咨蒙



欽差巡撫遼東地方資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察驗本年正月二十三日准兵部咨該本部題為照督撫身任封疆善後之策委當預講據議欲慎選使臣諭倭盡退往封降倭之願留朝鮮者分發安插謝 恩之船隻人器限以數目無非虞伊情之變詐欲慎始而善終既行具題前來相應酌議覆請合候命下移文遼鎮督撫衙門其日本謝 恩人船器具除使臣外人不得過三百艘不得過三隻先到對馬島候旨定數進京若有投降倭衆從便安插務期沿海一清永絕後患等因萬曆二十三年正月初八日本部尚書石等具題奉 聖旨俱依議行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為此合咨前去等因准此案仰本司即便移咨朝鮮國王查照施行蒙此移咨前來准此查照



先該本年二月二十三日臣擬奏請陪臣尹根壽等狀啓  
本年正月二十五日進往兵部稟蒙尚書石分付倭子  
只得這遭謝恩日後再不來往且不得任便前進着令來  
到對馬島先開謝恩禮物及使臣跟從人數稟報本部俟  
部題奏定棄方許進來等因擬此行間今該前因臣伏念  
天朝哀憐小邦終始拯濟既以大兵勦却寇鋒今又以賊  
將回巢而預講善後之策處置纖悉無不周備務欲全安  
小邦聖恩深厚隆天極地臣誠感戴不知所言第以日  
本謝恩入船到對馬島俟旨定奪進京則是倭使將取道  
小邦以達上國後日禍本將在此恐非虞伊情之變詐  
慎始善終之意也臣備請倭情其狡詐反覆因事起釁乃  
其常態始之來侵臣國也本以借路小邦以達上國爲言



臣恣其辭說悖逆意在犯順據義斥絕因此受兵禍至於  
此今若許令賊使經由小邦則賊益生心一番謝恩之外  
託稱貢獻繼來不絕其船隻人數不定多少非小邦所得  
以鈔束許之則禍不可測不許則彼以抑絕貢道為辭欺  
小邦殘破之極取遼薊便近之路凌侮萬端貫穿腹裏窺  
覘虛實更造兵端則必為後日無窮之禍而 聖上東顧  
之憂殆未艾也大抵小邦與上國邊界陸地相連中間鴨  
綠之限只是一衣帶水耳此路一開則敵小邦而窺中國  
一舉而茲計遂矣雖 天朝嚴加防禁阻伊再來斯猶導  
水一決便成其道既決而壅之不亦難乎至如投降倭衆  
從便安插一節臣為照對陣納降以孤敵勢是或一道故  
臣將前後降倭派送各處從便安插或轉解總督軍門此



則臣之淺計如此而賊於既退之後更生狡謀抽衆詐降  
願留小邦小邦從而受之則其安插衣食之費已不可言  
而適足以正中其計雖云賊已撤回其實猶在百襲從起  
難可隄防其情不可以不察莫如乘此皇靈遠振之徧  
行勒還勿許一倭留任釜山只招撫小邦被脅人民分送  
原籍地面以為耕守之計方為長策臣聽得督臣顧養謙  
以為若貢道出釜山則釜山之倭日益增以朝鮮之弱倭  
必復為蚕食之計非天朝援屬國之初意故貢道宜出  
寧波而不宜出朝鮮其為小邦計策王審且勤伏乞聖  
明洞察倭情著令該部輸諭本賊查依寧波舊路進入謝  
恩其願留賊衆亦應一切勒還勿令貽患地方不勝幸甚  
緣係懇乞聖朝洞察倭情審始善圖以絕後患事理為



此謹具奏聞

冊封奏文

乙未十二月

謹奏為再疏未蒙俞允下情愈益切迫懇乞 聖恩特許  
丞封世子以定小邦危疑事萬曆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  
七日謝恩陪臣韓準賈到禮部咨節該朝鮮國王奏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隨該禮科叅看得朝鮮國王再疏請  
封明開長子肆凡近不堪且久陷賊中歸驚憂成病此又  
欲執世及之常理誠難之也及稱次子某聰明好學遇倭  
亂而能號召綏集一國臣民屬望夫論世亂之繼必先有  
功且云人望之咸歸亦知天意似應准從所請而與之矣  
第奉 聖旨經理全慶正以全慶在朝鮮則為當扼之項  
在倭虜則為久垂之涎即如封事果有成乎諸凡擘畫六



道以苞業一國不能不于光海君有厚望也迺勅旨古亟  
于責成倭情未窺其向背勉自豎立再造邦家正此之時  
徐徐而某之賢益彰功益懋天人之交與益篤茲時而有  
請也豈不中外上下父子兄弟翕然無異說哉抄出酌之  
通抄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朝鮮國王姓諱擬長子瑋  
允近不堪負荷次子某聰明仁孝國內臣民歸心乞要請  
封世子一節為照開國承家其傳襲自有常經而正名定  
分於長幼毫不容紊此亘古世及之定理而亦弭亂息爭  
之大道也逮後世有世亂則先有功之說然亦為戡亂定  
難功在社稷而人心推戴者言耳朝鮮國王姓諱一旦以  
次子請封非所以正名也先該本部擬例題寢已奉明旨  
報罷乃今復行陳乞若執有功之說而謂出自通國之公



云者假令所奏盡實而文武歸命者老繫心毫無間然即  
裁以大義似無不可而臣等亦何以知其果實乎夫論功  
優處朝廷既有成命原欲以試其能而觀其成耳今姓某  
自奉勅之後未聞有尺寸自效即今封事果成倭數盡退  
亦多徵罷于天朝曾是以為功而遂足多乎據其所為  
功不過曰號召散亡已耳綏集民心已耳此在國王之陳  
請則然而彼國之情形亦有難盡憑者至於所援永樂年  
間許封彼國恭定王之事亦國初俯順蕃王歸順之情原  
不可以為例即謂世亂則先有功亦宜矣其內外救寧邦  
家綏靖而徐議焉奈何當此疆事糾紛之際宗枋震懾之  
餘而亟亟為易嗣圖也不惟國王于臨海不宜若是怒即  
某亦不宜若是忍如謂冊命未頒人心無所係屬則璽書



既布大事業已責成國人又何疑焉此今日朝鮮之請封  
次子似未可遽許者蓋事匪常理議難猝定論賢則宜徵  
於歷試論功則宜省於考成即天朝急於恤難而處危  
邦父子兄弟之間亦有不可不熟計而緩行者恭候命下  
容臣等移咨該國令伊次子某仍遵依先後權殺節制  
頒賜勅書事理及此時乘方退之倭思善後之計悉心區  
畫彈力劬勩期以不失舊物而光大之竦三年有成果有  
賢聲益彰勞績允著國勢之式微丕振人心之推戴彌堅  
則姓某自當安遜避之分姓諱亦無復溺愛之嫌父子兄  
弟之間大順且安爾時廼議請封亦未為晚該本部另行  
題請定奪庶世及之經常不失而救時之權變得宜矣伏  
候 聖裁等因萬曆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本部尚書



兼翰林院學士范等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

就行為此合咨前去遵照本部題奉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等因准此臣竊照臣於本年三月內伏覲欽降臣子某勅書又節准禮部前後咨內事理朝議既執正名之常典責其成功始擬優處又欲令臣父子兄弟之間大順且安此無非為小邦圖貽永安而曲與成之也臣感激墮越誠不敢復有所云第念臣守藩無狀幾墜先臣所傳之緒業今日之所冀以蓋愆者惟有擇嗣一事而小邦國勢人心又有大可憂者不得不更陳情願濫希恩許瀆擾之罪固當萬死臣不幸未有嫡子當嗣而庶子之中為長者曰臨海君瑛次者曰光海君某蓋二子同母而母亡臣固無他意於取舍也獨臣雖昏愚為父宜知其子且二子俱已長



成矣臣豈不有以豫察付界之堪否耶肆性質凡近臣為  
擇師傳授以經訓求以變化氣質而既長之後亦不遵臣  
戒蠱於外誘多冒衆怒君國子民之寄決難承當曩於萬  
曆二十年小邦猝被寇禍國內崩潰臣分遣諸子號召四  
方以圖收復而肆往咸鏡道不善綏集終陷賊中某早自  
好學聰明端厚又能乍去芬華簡儉自奉臣以謂為臣之  
子此足為賢嗣續之托夙有所屬而尚不敢遽其事及在  
避賊之日平壤見陷事無可為則臣要行赴愬於父母之  
邦自往義州而以義州正當賊衝某奉廟社主從以若干  
臣僚往駐江界倚險自保而諸臣勸某速行則某涕泣言  
曰今日之事惟進往東南通一國氣脈然後庶或可濟江  
界地窮入而必出乃犯霧露披荆棘出平壤歷黃海東至



於江原道伊川縣所過傳檄招募諭以大義林藪迸竄之  
民間聲全集旬日之間得衆數萬遂北窺咸鏡南通畿邑  
且逼黃海諸路使平壤之賊後顧而不得西向於是忠清  
全慶之民始知臣父子絲命猶存皆思奮義爭起殺賊其  
又以在西聲勢相懸還駐平安道成川府調遣陪臣李鎰  
等協助臣所遣諸將堵截順安等處順捨之路以待 天兵  
之至 天兵既至則奔走肅川永柔龍岡之間督運芻糧接  
濟軍前仇所駐劄經行之地去賊窟不過二三舍之遠此  
誠出萬死一生之計破賊之後還奉廟社主迎臣於定州  
此 天朝諸將官之所目見當此之時臣棲泊一隅所恃  
以有望者徒以某在耳監撫之寄一日為急肆既陷於賊  
其生其死莫得聞知而某之勞績已著則主器之重屬之



長乎屬之賢乎臣至此亦不得固守常經而其亦無所辭  
於讓矣及肆自賊中還則驚憂成病尤不能存省人事而  
某於兄弟之間猶且友敬日篤一國之人所共明知經略  
臣宋應昌亦見某為人心所歸附幹蠱有屬為之題請經  
理全慶軍務而某即前往全羅道全州等處撫摩瘡痍召  
集散亡仍調兵選將儲峙糧餉全慶之民亦無不愛戴咸  
願早定名號故臣於立嗣一節不復致疑初疏只照例請  
封至於再疏始舉耆老文武陪臣合詞之請此實出於羣  
情之不可抑非臣所得為已子張皇也而又未得蒙允小  
邦愚下之民不能深曉原降勅書內事意徒以恩典久闕  
益生疑惑憂虞之勢有甚於目前此所以彊事糾紛宗社  
震懾而臣之祈奏愈益懇迫而不已者也臣受恩罔極無



路報答常以為事君不欺庶足以少效愚忠豈有一毫修  
 飾情形而重臣不忠之罪也倘臣父子及某兄弟之間少  
 有可疑則是臣一家異日無窮之禍臣何敢不為致謹以  
 誤大事小邦經變之後人心危懼易以動搖而臣又稟質  
 羸弱自遭患難疾病轉加常有莫保朝夕之慮深恐一朝  
 而有不早定之悔也伏乞 皇上府察微情曲遂至願俾  
 臣國勢危而復安人心渙而復合則臣雖溘先朝露而得  
 以瞑目地下矣緣係再疏未蒙命允下情愈益切迫懇乞  
 聖恩特許亟封世子以定小邦危疑事理為此謹具奏聞

請兵糧奏文

冊封

道後奏

天使

李宗

誠

丙中

四月

赴

朝鮮國王臣姓諱謹奏為飛報緊急消息仍懇乞 聖明  
 特命該部亟調兵糧相撥征勦事該萬曆二十四年四月



初八日未時有撫院委官吳宗道寫說撫慶尚道密陽府  
駐劄管撥委管吳邦彥報稱本月初四日五更時分有王  
中軍跟伴闖出釜山說稱李冊使帶領家丁二更時分走  
出釜山去了倭子將釜山門堵了有楊副使按院承差并  
竈國胤俱堵在營等因續該本日戌時據陪臣慶尚等道  
都體察使李原翼馳啓該正使伺侯陪臣金晬報說本月  
初四日酉時有正使跟隨通事南好正自釜山走到慶州  
府向卑職說稱有冊封正使本月初四日曉頭自釜山出  
營各該將官軍丁人等俱留在營等因又該本月十三日  
辰時准 欽差冊封日本副使五軍營右副將左軍都督  
府署都督僉事楊方亨咨該為欽奉 聖諭事邇來釜營  
倭情諒貴國得之偵探者必悉頃正使誤為浮言感動於



四月初三日夜而去倭將沙古鴈門等即行追請本府恐  
倭衆深入貴境致生他患即令通事林小鳥傳諭倭將義  
智等追倭沙古鴈門等撤回比倭衆聞金印收在俱已心  
安但本府看得正使以貴戚元勳樹命而來遠邇快觀旌  
旄所指山岳震搖誠舉動關係不細也一朝飄然而徃道  
路播傳必駭聽聞即貴國亦未必不以正使之出必有灼  
見非無故漫行也訛以傳訛彼此驚疑釁端開矣何以襄  
此封典何以保安貴國哉本府身在營中雖未深諳倭情  
至於未有變動人人目覩合咨貴國當深思熟慮遠偵察  
探母為訛言所惑輕率舉動致壞大事如倭奴果有變動  
是當另咨為此合行咨會煩為查照施行等因又該本日  
據議政府狀啓本月十三日辰時接得 欽差冊封副使



跟隨通事朴義儉稟帖節該本月初四日卯時據本國跟  
隨撥軍告稱有正使寅夜潛出俺即進副使下處稟知間  
有倭酋平義智亦來伺候聽知副使晏然不動即向伊管  
下人等說稱好好有沙古鴈門及飛浪島等帶三百倭子  
方行追趕副使向義智說稱追趕不及徒為擾亂我自處  
置得宜且勿驚動義智聽從即令勿追副使即將正使管  
家潞禮永及管下相公厨子并將官選鋒等四百餘員名  
皆慰撫安下各皆感泣副使仍向小的說稱你國必定驚  
動騷擾或要興兵馬係將此意傳報倘侯陪臣使之啓知  
國王慎勿驚動翌日副使到正使衙門將金印捧還下處  
倭子等感激說稱印信在此揚副使猶在我們復何所慮  
等因又該本日午時據陪臣慶尚左道兵馬節度使高彥



伯馳啓本月初四日酉時聽知冊封正使出離釜山就差  
軍官文洗輝等進往本處探訪的確消息去後本月初九  
日丑時回據本人等報稱俺等蒙差本月初五日辰時進  
入釜山營裏訪得本月初三日夜間正使以微服出營跟  
隨負役亦皆漫散出來仍被倭人赶上攔截過半回營有  
副使向衆倭說稱我們到此淹留已經累箇月子徐等尚  
未撤回因此正使大怒經自出去想今必在南原等地徐  
等如是速撤正使當復還來等因又該本官馳啓據慶州  
府尹朴毅長飛報該奴各站按伏將鄭太佑等告稱本月  
初八日申時有冊封正使帶領管下相公家丁等負役四  
人行到本站等因又該本日申時據陪臣京畿觀察使柳  
根馳啓本日辰時據砥平縣監李大遂飛報接得冊封正



使牌文正使於本月初九日曉頭自慶州府起身經由竹  
嶺等路回來等因得此臣已經備將前因節次移咨遼東  
都指揮使司以憑轉報摠督巡撫鎮守等各該衙門去訖  
又該本月十五日酉時據冊封日本正使伺侯陪臣金眸  
狀啓本月十四日午時於京畿砥平縣迎候正使行李十  
五日申時來到東城門外安下等因又該本月十六日申  
時准遼東都指揮使司咨蒙 欽差摠督薊遼保定等處  
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  
郎孫憲牌近該本部院題議釜倭尚未盡退恐有變動臨  
期難以應猝查前兵部原題各鎮援兵又議添遼東共合  
三萬三千之數俱用馬兵各選委叅遊官統領訓練遇有  
倭警聽候調遣等因除具題外為照前項兵馬調援朝鮮



其每日喫用糧草應於彼國備辦相應預行查處免致臨期有誤擬合就行為此牌仰該司官吏照牌事理即便備云移咨朝鮮國王速行該國陪臣預備糧草務足三萬三千兵馬半年支用即今見要員某館見貯糧若干草若干可供前項兵馬幾箇月支用如或不足作何設處仍俟夏秋之間多方採取秋青草束以備冬間馬匹食用不致臨期有誤該司差人守取該國各館見備糧草各數目冊報備契仍行令該國遵照節奉 明旨揀選水陸官兵時加訓練遇有倭警即行防禦待 天兵到日互為犄角以取全勝不得全仰 天朝俱毋違錯未便蒙此備云移咨等因得此查照先該本年三月內臣備查德橋等營倭兵撤回過海頭毛等營倭酋那住設備等緣由及冊封正副二使節



次進臨倭營遊擊沈惟敬咨要跟隨陪臣并平行長玄蘇  
等與沈惟敬先行過海等情已經具奏前差陪臣戶曹參  
判具疏星夜賫奏去後今該前因臣竊照自遊擊沈惟敬  
宣諭之後各屯倭兵果有節次撤回之形焚燒營柵者已  
是九處及冊使進臨釜山則 皇靈所至事當尤易完結  
而遷延換歲尚無了期臣固意前頭必有難處之事而緣  
沈惟敬渡海未還姑且等候回話今又正使出營臣未委  
的有何故而其必有灼見於倭情則禍固垂迫雖無之伊  
素克狡必執此為言則總之再遲無疑雖副使奉誥勅在  
彼處豈得宜而萬未可保其封事之必成即 天朝必容  
伊侮慢之罪而臣先與受其敗矣臣非不欲殫心竭力先  
事提防毋再貽 聖朝之憂而殘破之餘與賊相守迄茲



五年兵羸糧匱雖汲汲訓練經理而用之自衛自活而不  
足更何有餘力可以抵當大虜也前此奏乞再賜兵糧而  
以不可與封事並舉之故未蒙允許乃今封事難必其全  
則臣何敢畏罪若能可以自救者而不預告於 皇上哉  
今准遼東都指揮使司咨總督軍門於各鎮援兵外又議  
添遼東馬兵共合三萬三千之數聽候調遣仍令小邦預  
辦該支半年糧草以小邦畜積計該兵支用則雖三萬三  
千之數決難供給而實欲勦滅各屯則又非三萬三千所  
能為也且復破此賊非得浙兵不可設令并得遼浙精銳  
而滿十萬之衆非師行糧從小邦又無以供頓糧從而僅  
以資行不可以資住則奈賊乘舡下洋兵還更至何必由  
海由陸由海者扼其前由陸者撞其後始得勦滅無遺而



由海然後又可得餽運之便矣臣之此言誠未免全仰  
天朝罪當萬死而自念力敵所尤難者糧餉誠以不如是  
則臣無以究被 皇恩而終之必亡 皇朝亦無以畢拯  
濟之仁而申膺懲之義伏惟 聖明憐察焉臣有國不能  
自存遘禍不得遄死前後瀆擾 天聰恩未謝而罪又積  
不勝墮越屏營之至緣係飛報緊急消息仍懇乞 聖明  
特命該部亟調兵糧相機征勦事理為此謹具奏聞

奏文

丙申八月

謹奏為懇乞 聖明持下嚴旨轉諭倭酋將該謝 恩入  
衆另加鈴束勿許騷擾地方事據議政府狀 啓該 欽  
差冊封日本正使伺侯陪臣李恒福報說聽得冊使未過  
海之先釜山等處衆倭俱說冊使事完回還時分行長當



帶同一千人衆跟隨出來赴京謝 恩又該慶尚等四道  
都體察使李原翼翼閔據梁山郡守金克裕東萊縣令李惟誠  
等呈有本國通信陪臣黃慎朴弘長等一起負役於本年  
八月初八日過海前去又據體探人崔沂告稱蒙差前往  
釜山竹島加德安骨等處看得四處留下倭衆并該往來  
商倭總計不下八千餘名等因得此 臣等竊照本賊兇狡  
有素變詐百端當初小西非於闕庭面審之時答以若得  
准封一人不敢留住朝鮮而冊使過海之後四處之倭留  
住如前乎調信等又說須得陪臣前去方始盡撤通信陪  
臣黃慎朴弘長等今已過海前去而尚且頑然不動其謝  
恩人衆數目雖有 天朝原定約束難可保其一一遵行  
則平行長帶同一千倭子赴京謝 恩之說情係叵側而



四陣之衆亦不無隨同混進之患謹按大明會典日本進貢船毋過三隻人毋過三百而在先嘉靖年間日本夷使以八百倭子進入寧波等處流害地方即日行長所帶之衆若果一千而加以四屯之倭漫散薦上則本國之力委難遮禁而必有意外之虞合無備將前因具本星夜馳奏懇乞特下嚴旨令 欽差冊封日本正副二使預先轉諭該酋平秀吉等將該謝 恩倭子遵依原定約束人毋過三百船毋過三隻仍令嚴加鈐束於本國地方一毫不許擾害而仍息撤四處之倭俾無混進之患而或自禮兵二部移咨本國著令憑籍 天朝號令擬理省諭禁其縱恣或另差將官一員專管禁約勾當來住釜山令伊進退一遵朝廷分付而一面移咨遼東都司以憑轉報軍門撫院



總鎮衙門作速奏聞區處保無遲延不及之患相應等因  
具啓據此臣查照先該萬曆二十三年三月內准遼東都  
指揮使司咨蒙 欽差巡撫遼東地方賁理軍務兼管備  
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崇驗本年正月二十三日准兵  
部咨該本部題為照督撫身任封疆善後之策委當預講  
擬議欲慎選使臣諭倭盡退往封謝 恩之船隻人器限  
以數目無非虞伊情之變詐欲慎始以善終既經具題前  
來相應酌議覆請合伏命下移文遼鎮督撫衙門其日本  
謝 恩人舡器具除使臣外人不得過三百舡不得過三  
隻先到對馬島侯旨定數進京等因萬曆二十三年正月  
初八日本部尚書石等具題本 聖旨俱依議行欽此欽  
遵為此合咨前去等因准此臣伏念日本謝 恩人舡到



對馬島侯旨定數進京則是倭使將取道小邦以達上國  
後日禍本將在於此一番謝恩之後托稱貢獻往來不  
絕其舩隻人數不定多少非小邦所得以鈐束欺小邦殘  
破之極收遼薊便近之路凌侮萬端窺覘虛實則必為後  
日無窮之禍而聖朝東顧之憂殆未艾也就行具本另  
差陪臣賁奏去後回據遼東都指揮使司咨蒙欽差總  
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兵部右侍郎  
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孫憲帖准兵部咨該本部題為照朝  
鮮國王謂謝恩倭使仍由其國恐後殷貢欺凌茲奉明  
旨許封止貢而封後謝恩只許一次先該督臣孫善後  
之疏限其人舩本部覆議隨冊使同至對馬島侯旨定數  
進京已奉明旨寧容他議合侯命下移文使臣李宗誠等



及遊擊沈惟敬封完之日明白曉諭閩白將謝 恧人數  
舩隻酌量遣發不得過多即隨冊使前來至對馬島暫住  
候肯定數進京併令嚴禁來人經過朝鮮不許秋毫無擾  
謝使既回未閉此路不得再有往還仍備咨遼東督撫轉  
行朝鮮國王一體遵照施行等因萬曆二十三年七月二  
十五日太子太保本部尚書石等具題二十八日奉 聖  
旨這所奏都依擬行冊封日本原為保全朝鮮何必自生  
疑畏便行文與國王知道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為此合咨  
前去等因准此行間今該前因臣竊照小邦於日本讎怨  
已深日本始要陪臣臣實大駭及冊使屢次勸諭命以跟  
隨則小邦禮不敢辭順差原委陪臣黃慎帶同一起負後  
急速渡海聽候冊使分付為之進退仍將差送緣由具本



奏訖及黃慎臨當過海則冊使之行已遠不可以跟隨為  
名近准兵部咨內如果釋憾修好則不宜峻絕一聽彼國  
君臣相機而行不得因而別啓釁端致稽大典伊之誠心  
釋憾固未可知而天朝冊使已為過海臣不敢靳一陪  
臣致稽大典且已經奏聞不可中止茲令黃慎等賁執通  
信書幣已為前去則天朝之待日本小邦之包羞忍耻  
俱已極矣而四屯之倭留住如前始說冊使渡海方為撤  
回及冊使已渡則又說須得陪臣始可盡撤陪臣已去而  
又尚頽然不動此已與當初一倭不留之約有異今者謝  
恩倭衆又將經由小邦則其人舡數目候旨進京雖有  
天朝原定約束不可必其一一遵行而釜山等處衆倭已  
說行長當帶一千人衆赴京謝恩此說似涉誇張若果



帶同一千而加以四屯之倭散漫混進侵侮百端則小邦  
之力將何以禁遏而保無意外之虞乎伏乞 聖明洞照  
倭奴前後情形特下嚴旨著令 欽差冊封二使預先轉  
諭該酋將該謝 恩倭子查依原定約束人毋過三百每  
毋過三隻仍令嚴加禁束於小邦地方一毫不許擾害而  
急撤四處之倭俾無混進之患或令禮兵二部移咨於臣  
令臣得以憑藉 天朝號令省諭該酋禁其縱恣又命下  
該部另差的當將官一員專管禁約勾當來住釜山鈴束  
倭衆着令一遵朝廷分付使臣殘破之國得蒙終始恩護  
不勝幸甚為此謹具奏聞

倭情奏文 丙申二月

謹奏為倭情事萬曆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據遊擊



將軍沈侗侯陪臣黃慎狀啓本月十九日有酋倭平調信  
自日本回還向本府說稱關白今得冊使進到釜山十分  
歡喜仍切要朝鮮陪臣跟隨過海面講和好等因又該二  
十四年正月二十日據本官狀啓有酋倭平行長正成小  
西飛玄蘇等要與本府先行過海講定迎侯冊使勾當以  
四十日為回還的期本月十五日駕帆下洋冊封日本正  
副二使仍留住釜山待侯本府講定回話方始渡海等因  
據此臣查照先該上年三月內准兵部咨節該為照冊封  
日本本府一力擔當朝廷特賜俞允釜倭一退據實奏聞  
節奉明旨無容援者擬合就行為此合咨前去煩照節據  
欽依事理選差明當陪臣同遊擊沈惟敬至釜山倭果盡  
歸遵旨據實馳奏以便冊使前進等因准此臣即差陪臣



司曠寺正黃慎跟同遊擊將軍沈惟敬前往熊川平行長  
營裡查勘賊衆焚營撤回與否去後隨該本年七月內即  
據前項陪臣黃慎狀啓有右道金海府管內德橋巨濟縣  
管內長門浦蘇津浦熊川縣管內加德島安骨浦左道梁  
山郡管內下龍塘東萊縣城及管內釜山浦機張縣管內  
頭毛浦等處倭衆俱已節次撤回於絕影島嘉麻里等處  
待風過海等因又該九月內據本官狀啓左道蔚山郡管  
內西生浦倭衆即清正所管移駐豆毛浦添設城柵說稱  
聽候關白分付林郎浦倭衆移駐右道安骨浦金海府城  
後衆或有撤回過海者其餘移合本府管內大島本島賊  
勢比前加盛巨濟縣管內永登浦倭衆移駐加德島熊川  
縣管內熊浦倭衆即平行長所管移駐左道釜山浦添造



房屋森浦倭衆移駐左道東萊縣城今亦移合釜山浦內  
下龍塘西生浦林郎浦東萊縣城德橋長門浦蘇津浦永  
登浦熊浦森浦十處柵房俱已燒燬金海府城公私房屋  
蒙遊擊府分付不行燒燬西生浦釜山浦加德島安骨浦  
四處柵房為因各倭那駐亦不行燒毀等因又該本年十  
月內據冊封日本副使伺候陪臣李恒福狀啓有冊封副  
使為因平行長正成等要請不已本月初八日辰時自密  
陽府起身進入釜山倭營等因又該十一月內冊封日本  
正使伺候陪臣金晬狀啓冊封正使本月二十二日自密  
陽府起身進臨釜山等因又該十二月二十九日准 欽  
差宣諭遊擊將軍署都指揮僉事沈惟敬咨平調信稟稱  
茲蒙 天使寵臨日本須煩朝鮮二三陪臣同渡面修舊



好萬乞本府調停務在依准等語據其言而聽之本府調  
戢兩國彼此之情俱要通達計貴國當此遭罹之後亦宜  
權衡為之了結此事等因准此行間今該前因臣竊照欽  
蒙 天朝終始為保全小邦特遣元勳大臣遠臨不測之  
地又遣遊擊將軍沈惟敬專行宣諭調戢兩國臣不勝感激擬  
於倭退之後遵依 聖旨據實馳奏以謝恩而不意事勢遲  
延未有了結冊使已臨釜山而彼中辭說變遷益生支節  
既要小邦通信陪臣又要遊擊沈惟敬先行渡海講定其  
間情形委難料測近又各該陪臣探報日本於對馬島多  
造房屋說稱天使留此待候關白回話然後前進又各處  
撤回倭衆俱於一歧等處下營駐劄未還本土又小西飛  
自調信回還之後與一起從倭俱剃髮脫袴說稱關白尚



未受封行長亦未受官俺何敢獨扮天朝貌樣臣久請  
伊情自來反覆原無定形當初要請冊使進臨伊營既進  
之後又為展轉如此時月已多尚未得其要領誠恐克謀  
狡計必有所在也設令日本要小邦通信陪臣為伊去留  
之決其言既不可憑信而小邦亦何可遽准其請似是試  
臣以難從之事終欲假此而起釁亦非實情所為也即目  
餘賊未退者尚有五營臣既不容便行查奏而事機蹉過  
情涉可虞亦不敢耽延不奏益勤聖上東顧之憂緣係  
倭情事理為此謹俱奏聞

賊情告急奏文

丁酉正月

為賊勢猖獗禍迫朝夕懇乞聖明俯察小邦危急事情  
特賜裁處事已經備查移咨軍門撫院衙門及遼東都司



順付撥馬星夜馳報外今該前因臣竊疑臣伏蒙天朝  
至恩為小邦慮無所不至至遣冊使渡海錫以封典申之  
以約束使盡撤釜山等四營聖諭丁寧昭如日星總之  
欲少戢兇鋒以紓小邦之禍小邦亦遵奉兵部題本欽依  
事理即差遣陪臣追隨冊使前去不期倭情變詐陽若恭  
順陰肆把握冊使纔及過海清正已領許多兵眾乘風直  
渡分據機張蔚山等地舊壘修設營柵仍將小邦守土之  
官盡行驅逐勸誘本地人民安插不動又有賊舡出沒於  
東邊海洋而追來者連絡不絕即擬陪臣權慄馳啓倭賊  
托稱打圍散漫行走於晉州等處地方又來探豆耻津直  
路是其左右道諸賊將要分搶慶尚全羅等路無疑臣久  
與此賊相持備諳情狀詐降乞和解我軍情仍行衝突四



出乃其常態即目兇謀已逞 天朝約束已不能行而小  
邦之力又無以支吾臣誠恐馳奏待報之間全慶地方已  
為賊有而事不可為矣臣伏奉 聖旨釜山餘兵尚未盡  
撤既非原議而兩國之疑終未盡釋佾部裡便行文與日  
本國著他撤還釜兵以全大信又行文與朝鮮國王著他  
即差陪臣以修交好無致彼此再生嫌隙此實 天朝一  
視同仁浩蕩之恩再欲為小邦解紛息兵以圖全安臣誠  
感激敢不遵奉施行但今賊勢猖獗如此不但釜山餘兵  
未撤而已也臣竊恐此賊情狀尚未盡徹於天日之明也  
臣仍照當初兵部題本 聖旨事意則日本之謝 恩人  
船隨冊使俱到對馬島候旨進京今者冊使已回而日本  
謝 恩之使未見隨到竊聞表文追至中路順付冊使而



來此豈外國敬事 天朝之禮哉賦情悖逆此又可見况  
小西飛約誓三事一倭不留釜山勿侵犯朝鮮等語 劫  
諭嚴切四海萬邦所共聽聞而今勿論釜倭猶在新兵古  
且侵犯不已小邦之勢迫於燃眉其亮謀狡計未必不在  
於遠交近攻之術而將來之禍不但在於小邦此臣之所  
以日夜痛心而不知攸濟者也噫 天朝錫封是曠世盛  
典而彼其得之猶且不以為榮陪臣職秩之高下何足為  
伊之所屑雖遣陪臣亦恐無益於事而益褻天威盖本賊  
實海外兇毒別種跳梁自大極其僭逆不復知有君臣父  
子之禮逆酋秀吉又其尤稱桀驁弑君篡位遂懷非望蓄  
謀積年發兵傾國其志豈在於但得封典今乃不遵 天  
朝約束再出大衆敢行侵軼許儀後所謂先取高麗以窺



中原之說至此而益驗矣其兇悖逆天之心斷不以小邦  
陪臣之遣不遣而有所前却何可信彼詐譏謂果聽皇  
命處分而不早為之所哉今日併吞明日必為天下患其  
勢有必至者存小邦安天下決於此時失今不圖後無所  
及若伊情果順所要者只在小邦禮文則小邦受兵六年  
財力窮竭何苦過為張皇好誣聖朝而取不戢自焚之  
禍哉臣仍竊惟念臣以微弱之國不幸而與此賊為隣橫  
被酷禍而猶區區守尺寸之節者徒欲望守節不撓者只  
欲憑仗皇靈收拾餘燼以報鴻恩之萬一而即今事  
勢大變人情疑懼日本恭順之狀日聞於朝廷小邦陪危  
之形未徹於天聰臣俯仰天地計無所出懇乞聖慈  
矜念小邦朝夕為賊所滅將臣先後陳奏事情特賜裁處



終始拯濟不昧幸甚臣無任拊膺痛切之至緣係 聖旨  
丁寧賊謀益肆愚乞 聖明俯察小邦危迫事情特賜裁  
處事理為此謹具奏聞

賊情奏文

丁酉正月

謹奏為賊情甚急禍在朝夕愚乞 聖明特許先發南兵  
刻期前進以為聲援隨調大勢官軍并運該支糧餉水陸  
夾勦期於蕩平事該萬曆二十五年正月初一日戌時據  
陪臣慶尚右道兵馬節度使金應瑞馳啓該體探人宋中  
仍等走告俺等前往釜山聽得有衆倭說稱清正帶領二  
萬餘衆已到飛蘭島地方要於明年正月十四五日間候  
汎渡海順搶朝鮮地方等情據告看得所據飛蘭島即平  
呼島別名距釜山纔三四日程順風則一日可到等因具



啓據此又節據陪臣慶尚等四道都體察使等官李原翼  
等馳啓各據體探人等所報相同據此臣查照先該萬曆  
二十四年十二月內節據 欽差冊封日本正副二使跟  
隨陪臣黃慎朴弘長等馳啓俱係緊急倭情已經具本專  
差陪臣刑曹參判鄭期遠星夜齎奏去訖又該本年十二  
月內據前項陪臣黃慎啓稱前在日本時分有賊將平調  
信向臣說稱關白已令清正長政等四箇人為先鋒當等  
候天使回還次第過海分據機張等處舊壘大衆隨於明  
年二月間調去廝殺臣回到郎古耶地面看得有賊將長  
政已自豐前州來到本處又聽得有賊將清正在肥後州  
方召募戰衆將要刻期過海又接得倭書一紙內有高麗  
戌番將釜山浦小西津州守西生浦賀散主計守竹島鎬



島加賀守加德島津兵庫安骨浦一番森伊紀二番黑田  
 甲非守等字樣係是賊酋部分諸賊派占本國要害地方  
 文字仍賣原書回還進呈進等因又經移咨 欽差總督  
 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都察院右都御  
 史兼兵部右侍郎孫 欽差巡撫遼東地方兼理軍務兼  
 管備倭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乞急調南  
 兵星夜前來先為聲援去後今該前因臣竊照當初倭賊  
 盤據小邦沿海十餘邑之地猖然未已小邦勢甚危迫  
 天朝為小邦慮無所不至其特許東封暨施羈縻之計者  
 本欲謀戢克鋒使小邦得數年息肩練兵峙糧以為後圖  
 臣終始蒙 恩不勝感激而不意狂賊逆天悖理背 天  
 朝大恩既不撤釜山等處四營之賊又聚兵衆將要再逞



直前觀其兇計必不但在於小邦臣日夜痛心申飭各該  
陪臣刻意隄備而收拾殘燼日月不多賊又猝至千思百  
計無以抵當已經具本馳奏又經移咨告急而道途懸遠  
兵期尚杳即聞賊將清正帶領大眾已到附近地方而兼  
值春汛已至本賊素稱性快善戰乘天兵未至飄忽直  
擣則小邦之傾覆已不暇言而恐為天下之憂也懇乞  
聖明特加哀矜俯諒臣原今陳奏事情亟下該部先發南  
兵數千負名著令刻期前進把截小邦要害去處以為聲  
援而隨調大勢官軍并運該支糧餉水陸夾勦期於一舉  
蕩平不勝幸甚臣無任憂憫切迫之至緣係賊情甚急禍  
在朝夕懇乞聖明特許先發南兵刻期前進以為聲援  
隨調大勢官軍并運該支糧餉水陸夾勦期於蕩平事理



為此謹具奏聞

歷陳開府設鎮屯田練兵築城等項難便事奏文

丁酉四月

藉照小邦名雖外藩實同內服臣方以數千里生民之命  
托於皇上以未拯濟事苟有益於成敗之數臣雖滅身  
自效亦所甘心况天朝命萬世德代為經理規畫長久  
之策圖振積衰之勢其終始眷念扶持以全安之者無所  
不用其極德意之隆與天同大非臣糜粉所可仰報第臣  
前後屢奉嚴旨而不能自強卒之勞天朝重臣代理丘  
墟草昧之區此為重臣之罪而所切兢惶然惟一心感激  
而已不敢毫有他念臣伏觀閣臣大疏有曰儻因糧于朝  
鮮而不我繼求戰于倭奴而不我應一乘吾敝禍不可言  
又曰凡舉事必先為久計而偶值其早完則可苟先為暨



計而若不克如願豈不終可慮哉臣深歎廟筭之盛而意見之遠也此固小邦之所已預慮而日夜思惟不知所處者也今看題議已及於此奉有明旨臣誠知經理之說出於不得已之計苟善而行之在小邦不過為數年之勞而當受永遠無窮之利臣雖愚暗豈不知勝策之在此且賦之退三京八道還二子陪臣仍斂縮釜山至今不敢再言者豈以小邦為足置之數內而有可畏憚也實出於皇靈震疊而當事之臣運籌密勿奉命之人處置得宜使堯鋒少戢倭以東方五六年生息不然臣國久已亡矣今若巡撫司道分理小邦各道為之經絕則不特小邦之民競勸趨事功可就緒實有猛虎在山之勢賊知天兵之久屯不去必且鳥驚魚散誠如閣臣所題臣何敢較以勞逸



有推託煩阻之心哉顧臣將部臣布置節目參以小邦事  
勢多有難便而終不可含默不言有若可以遵行而致誤  
大事部題所稱朝鮮殘破之後久當式微似此舉動或有  
不堪者深得小邦之情臣請就議中所言開府沒鎮屯田  
練兵築城等各該勾當歷陳其難便之狀以備 皇上曲  
賜裁處一曰開府之難便小邦三京八道俱被兵燹內而  
陪臣倚墻壁以居月食斗廩外而州縣結草為屏身代廝  
役倉廩所儲多不遺雜穀數百千石小邦大小官司亦有  
自中體貌而今則名為大官者所率只是羸馬一二匹孱  
卒數三人所食只是野菜麩糲俱不成貌樣本地之力不  
足以供本地之役故郡縣多有合併官僚並行汰省至於  
臣之先臣祖考之主寄在間閣一畝之宅臣雖有有國之



名寧有有國之實百艱千辛所欠者一死耳 天朝大官  
事體尊重雖甚簡省有部屬焉有號令焉一應供應亦不  
敢過為菲薄况官廨統轄實閩衙門體面尤不容蕭條虧  
漢官之威儀缺小邦之觀瞻二曰屯田之難使小邦本以  
山海間黑瘧之地林藪川澤居十之七八蕪又土品磽薄  
耕之不得收厚利就其中稍腴處則子遺之民漸次占耕  
若一切籍為公田則貧民受害設有公田可耕之處除農  
牛農器種子芻秣接秋軍糧萬分難辦外農丁尤難簽出  
若悉括原著農民屬之公役則公田可治而私田遂荒且  
須有應給官糧小邦所蓄稅糧已不足供各該 天兵更  
有何糧可勾農丁食用且私田盡荒而只耕公田則如祖  
庸調諸役必須責之民間者于何取辦恐所得不能補其



所亡此外小邦開設屯田總有若干所而薄力所耕收效甚少無以實補軍餉此所以冒昧請糧而不憚煩者也三曰練兵之難使小邦經亂之後八道原有軍兵僅數萬餘名而成鏡道及平安道近邊軍兵全屬沿江沿山防禦其餘各道軍兵除防守本道外派送慶尚左右道及開山水寨此外只有京城操練弓砲殺等手一千四百餘員名及外頭招募新兵數千餘名雖勇怯不同而小邦亦已經操練雖不能獨當大勢寇賊亦可以協助 天兵尚患糧餉不敷無以常川團取若雜以漢人教以漢戰則不特漢人糧餉并責小邦尤難支給兼又小邦語音不同習俗各異頃者軍門教師數十負役分往各道暨行營練而軍民已頗怨苦今雖廣加招集抑恐遺丁難得而抽出各處防守



軍兵使就教塲聽候教練則只增騷擾別無實效四曰設鎮之難便小邦疆域三面瀕海賊若卸舡充斥則無一不被其衝而全慶為小邦門戶今欲設鎮必須擇據兩道近海形勢庶可遏截兇鋒若退守裡面則海路要害俱為賊有從全羅忠清京畿黃海等處以抵鴨綠旅順等口不過風便數日之程而慶尚外面非徒去賊最近殘破尤甚無以供設鎮之役況今賊勢方急發動之期非朝即夕倘一日狂逞則裏面經理雖萬萬著實而竊恐無及於剝膚之災也五曰築城之難便小邦各道州府多有城子而率皆低窪難守近年以來審察形勢修築山城總有京畿等道禿城婆娑等處若干所為緣物力殫竭或有工役未畢或有已得粗完而糧械俱乏今雖欲更加修築小邦見存之



民供應 天兵轉輸軍餉治農練兵已為萬萬不足更有  
何丁可當工役所有小邦事情臣已略陳於前矣如曰小  
邦民力可容經理而獨以臣委靡頹惰不堪藩職則設官  
開府誠為萬便今日之勢則正如寒灰復燃氣燄未盛惟  
當着以緼絮穩加吹噓可使延活若遽加樵柝巨薪則薪  
反壓火求以活火而適以滅火臣之所慮者如此其所以  
屢屢請兵請糧欲速行征勦者臣亦知非萬全之計而目  
前之急迫於燃眉不如是則必無及於覆亡之禍矣伏乞  
聖明俯諒臣言姑先遣風力文官一員審察小邦民情物  
力如一分可為則設一分便宜二分可為則設二分便宜  
再行商確從長計議然後庶無彼此妨礙不成之患屢旨  
丁寧臣既不能自振 聖猷深遠臣又未免遲延雖緣勢



然罪當萬死臣無任惶惧隕越之至緣係遵奉 聖旨仰  
陳小邦經理便否事理為此謹具奏聞伏候 聖旨

咨

遼東都司回咨

壬辰

准來咨該為告急請援事本月初九日蒙 欽差遼東總  
兵官揚批據本司呈准朝鮮國王咨前事蒙批本國素效  
忠順被此倭奴殘虐茲我字卹之仁固不容已昨命將遣  
師不能全利今之掣師回還是豈竟忘之乎屢據陪臣所  
懇亦不免自慚軍功之不即效也義州之兵已經選發豈  
謂遲滯至此深為可恨又督限赴之矣昨我進兵之時二  
世子某據前文已見整兵何未有所見而悖順從逆者大夥  
入於平壤蓋何謂也 夫朝之威亦不暇論唯在國王以



故國封疆為念不宜輕棄而天朝顧爾之情決勿中止  
其於殺賊三百之說有可據乎何用如此獎諱也雖有昨  
日之舉而安州迤西或者賊亦不敢輕突只慎守清川大  
定二江在我將調火器手通齊候風高土凝為爾恢復屬  
土於糧草之需宜令作遠預備以俟仰俟通洋此徵蒙此  
除候撫按詳示至月另行外合咨前去煩為查照施行等  
因據此叅詳當職失國西遷窮蹙至此賊鋒在後封疆已  
盡其於乞命朝夕之計不得不控于天朝而顧此事係  
誰家禍當誰任乃敢不自盡力而貽憂父母之邦哉今  
照來咨所陳慙恧良深但其咨內數款有非情理所近者  
不得不苦詞自刻伊賊之至敝邦軍民骨肉為其所殘妻  
妾為其所辱蓋蔽屋廬為其所焚掠其所怨毒於賊者在



人情如何直欲齒決其肉而力不逮矣及見天兵來援報復有藉則其攢刃思奮者亦如何耶其無悖順從逆而大夥入於平壤者則可指天日或者當初城陷散失兵械甚多臨戰之時伊賊將本國弓矢一二遭發射以驚大軍致起疑訝則未可知也干戈擾攘之際道路行言易訛而惑前日副摠兵祖軍中有一小營投入之說當職得聞不勝震駭即差陪臣左議政尹斗壽詣軍前籲解已蒙開釋豈此語展轉而遺若小邦至此耶至於殺賊三百之說則伊時敵邦小通事跟入城中者乃所云如此天兵所嚮既有此說則非當職所親覩之事何必強覈其不如此而沒其功哉天朝字恤之仁初不待此何用猥獎亦何用蔽諱而重不忠之罪也世子某則前咨所具已令權署國



事而往保江界者實欲父與子分駐以異一處獲保而幸  
延血食耳小邦之情其亦感矣江界僻在一隅無以號召  
遠近已於去七月日自江界道中趨江原道伊川縣撫集各  
道士民不意伊賊追入縣界本月初二日移駐道內成川  
府始令原任巡邊使李鎰領江原黃海京畿等道兵二千來  
與李贛等合勢則天兵之所未見整兵者固其所也近  
者平壤原賊悉衆西出進迫順安縣十里地節度使李贛  
等極力攔截又於本月十三日薄城血戰所射殺頗多猶  
得保遣時日但念咸鏡之賊若闌入陽德等地方平壤之  
賊又向永柔等縣詭語繞出軍後則小邦兵馬必力分不  
支如欲必待風高土凝則無及於覆亡之禍而不得終被  
字小之恩誠為憫迫為此合行移咨



經畧贊畫

武庫清吏司員外郎劉黃裳職方清吏司主事表黃

前回咨 癸巳

准來咨該為勸諭義師共圖興復事照得爾國素敦文物  
世篤忠貞邇者倭夷不道長駟荐食致君臣越在草莽瑣  
尾流離何其困也我大明皇帝念爾二百年來恪守臣  
節不惜萬金之費命將徂征爾國中豈無宗戚受重寄而  
忠憤薰心豈無縣官守地方而慷慨委命豈無忠臣懷主  
憂臣辱之念豈無義士萌捐軀報國之思宜乘天威震  
疊速招集義兵各提一旅之師共申九伐之志今倭夷逞  
強其勢必滅爾國雖微其勢必興試相與籌之先論天道  
朝鮮分野屬柝木之次上年木星躔寅而日本來侵是我  
得歲而彼侵之逆天而行雖強亦弱一也倭性畏寒今歲  
厥陰風木司天陽明燥金為初之氣立春後尚有二三十



日寒氣未消天時可乘二也甬國君臣俱聚此城晨起望  
氣鬱鬱葱葱如練如蓋旺氣在我勢必恢復三也次論人  
事我大國雄兵如虎如熊無敵大砲一發千步彼不量力  
當成薤粉一也經略宋沉機蓄謀神鬼難測李提督一腔  
忠義百戰餘勇有古名將風二職素仗忠貞同心協贊誓  
滅此賊以報天子合兩國之師駢此窮寇如振落耳二  
也關白強暴上刼制其主下虐使其衆天欲亡之實假手  
于我三也昨日國王舉動安詳丰姿俊偉勢必中興而  
甬國前後所遣諸使請兵天朝誠意懇惻淚下如雨庶  
幾申包胥泣楚之意君臣若此豈終淪困以順討逆何功  
不成四也倭奴所恃惟鳥銃然三發之後即難繼矣其兵  
雖衆強者無幾但殺其前行一二百人餘皆望風遁去此



皆可勝之機正志士立功之秋也我朝出令不論我國爾  
國但有人能擒斬平秀吉平秀次及僧玄蘇者每名賞銀  
一萬兩封伯世襲擒斬平秀家平秀忠平行長平義智平  
鎮信等有名諸酋者每名賞銀五千兩世襲指揮使以下  
擒獲各有賞格爾國臣民能乘時糾衆共立大功既可以  
復本國之社稷又可以徼天朝之厚賞以表國之遺黎  
為起家之始祖豈不暢哉為此咨請煩速傳示各道臣民  
義兵已起者便為便進未起者速為招集或協力以挫其  
勢或迭出以分其勢或徼其情歸或繼其餉道諸所機宜  
皆聽自便等因竊照當職守藩無狀劇賊侵逼宗社丘  
墟生靈魚肉喪地蹙師寄命一隅上負天朝下慙臣民  
誠無以自謝於覆燾之間負罪引咎俯仰蹙躅伏蒙聖



朝天地洪造曲念先故刑章不加寵辱曠古思非所望心  
悖神慄日夜叩心飲泣雖欲少答生成實難報效苟度時  
月得及新春者秋毫皆帝力也邇者伏見大軍遠來飢  
渴暴露資糧裝運人畜顛損加之諸老翁勤劬霜雪不遑  
啓處致此其誰孽由已作雖欲舉口譚息無說可容一禮  
效情無物可稱向自提督李進軍之後竊深風霧夙夜之  
慮寢固不敢食豈下咽頃經略宋檄文一通辭嚴義正雷  
厲風飛即蒙二老爺敦諭滿幅言順理切春和秋凜神策  
淵宏妙筭玄深通貫天人出入顯晦誠所謂明足以儆日  
月幽足以動鬼神敢不呈馳一紙風論八方俾人人鼓懦  
而懷勇感德而怛威也哉至於小邦將卒戰雖戮力急於  
自救而勸勉諄懇賞班大國是固踰涯豈敢承當二老爺



為下國慮實勤且加敵邦雖甚褊小亦豈無感內一二忠  
義感咨內歷指之意而知天朝曲遂之德者其勇其劫  
臨戰自見有罪無罪悉稟威斷第念當職積弊失國無顏  
自立而二位涵容又加謬褒引之於興復是雖二老爺拂  
拭獎勉要強人心而豈復有旺氣在當職身上者倘有之  
此實天朝祥氛洋溢屬國當職豈敢若已有之依此宣  
布神祇謂何臣民謂何但係咨內事理不敢輒刪一依來  
諭不勝兢惶忸怩之至

李提督

如松

前咨文

癸巳

云云得此當職為照小邦軍兵素怯久不見兵猝遇勦寇  
崩潰至此其間各該將領其軍兵之衆器械之盛比權慄  
軍營十倍者何限任賊蹂躪北窮咸鏡西至平壤此當職



日夜所痛心者也。慄挺孤軍，赴難暴露原野五個月矣。豈復有完兵堅甲，可以挫賊者哉？猶且董率藩戍，致此大捷。實兵與後所未有，此豈小邦兵力所自辦者？端由聖天子神武遠暢，大元師威聲震疊，驚弓之鳥，自落於虛彈也。咸鏡之賊亦且阻其山海，謂為可恃。合衆咸興等地，敢有拒敵之計，當職心竊憂之。今聞悉趨安邊，經逾鐵嶺，馮冲纓一策士而纔臨賊屯，能令賊視魄齊遁。天威所及，物無敢拒。竊念兵要乘勢，事貴順頹。西都已復，北賊已遁。其勢可乘，官軍藉聲大賊，新敗其傾，可順伏。惟大元師躬承明命，連奏三捷，此正因一鼓之威，收全勝之秋也。况復小邦寇賊所退，人民稍集，糧芻饋運水陸所到者，如柳成隆所報外節，續繼至者，又不止此。則前頭餽餉之闕，恐不



至如前日之甚也况兼遼陽運到官糧海運陸輓輳集開  
城者亦多而近聞叅將許國忠所率南兵砲手一千已於  
本月十八日過江遊擊王汝徵所率北兵備北賊在寧邊  
者亦且五百督府一牌招來則此直數日間事而北賊已  
無繞出之勢督此南北軍兵添却大勢專意東向則兵無  
不饒糧無不繼再進之威先讐已窮之寇而不待交鋒先  
自退北矣兵撲難得而易失事會一去而不再倘督府不  
於此加念則無以終天朝字小之仁全元戎定遠之功  
小邦君臣蓋不知死所而其受禍有甚於疇曩當職簡率  
臣僚隨大軍餽運之意終亦徒勤而已當職仍念小邦愚  
下之民全生者恐賊或來附賊者恐我或勝此豈他哉逆  
順已判情狀自列茲細之興在處致擾豈足為大軍之撓



我當職既承督府勤勞敵境衝冒矢石雖不能躬執鞭策  
其欲致忠豈有量已賊勢信挫軍威已振諒此微悃決意  
前進則大功必集可無他虞當職區區宗社泊此一隅  
幽明所冀只屬督府誠不堪悲感切祝之至謹差陪臣議  
政府左議政尹斗壽賫咨前進為此合行移咨

文主事

惟新前回咨

癸巳

准來咨該為軍務事照得本部奉命經理征倭糧儲所  
有備辦轉運已責令委官都司張三畏去後茲特親自巡  
歷稽查虛實禁革奸弊無程前進正不欲王聞知恐勞起  
居不謂遣官遠迎又大駕躬顧雖瞻對清光可慰夙仰然  
兵戈紛紛王乃冒險遠來本部殊不自安也且此時既  
非暇豫從容抑豈忍杯酒談笑明晨一會面講兵餉不勞



設宴顛留况永柔本無城郭宮眷在彼須當加意保全王  
請先回本部即日經往平壤彼此各便至于部下官軍本  
部已有明禁恐猶有私自違禁擾害即令稟知以憑究處  
為此合咨前去朝鮮國王煩查照施行等因准此為照貴  
部以小邦故奉 聖勅勤苦敵境已閱累月軍興不匱得  
到今日者皆貴部賜也當職以情以禮固宜趨謝帳下而  
既承經略之命來隨大軍之後其勢亦無由便進者今聞  
貴部歷臨近土承風祇謝吐款有涯其敢退伏而暇念其  
他天時荏苒討賊漸稽區區之意以謂一日不復讐是一  
日無人道也茲往提督根前面懇苦意駕未及卸猝聞貴  
部行轅顛倒來赴間冠蓋已到下館恨不得掃塵先候矣  
至於宴禮非敢故為設具而為盃酒勸也小邦敬 王人



之道自不可已也但念菲薄無以少抒其卑悰比據諸道  
塘報京城賦倭人飢馬斃其勢欲遁而不得此正可乘之  
機而節迫梅兩進攻宜亟當職復讐之念日急一日待今  
日拜候之後仍赴經略根前懇此至誠庶據嘗膽之願蓋  
宮眷所在有不可恤者來教至此不勝感激除兵糧一款  
奉拜面議外為此合行回咨

吳遊府處移咨

惟忠甲午

為倭情事

賊情與  
奏文同

云云等因得此當職竊照伊賊占據小

邦已涉三年稔惡逞兇愈久愈深雖以皇威之遠暨諸  
將之協力猶未能掃清妖氛畢行天討况今留守官軍  
次第卷還以小邦殘兵疲卒力竭勢窮將何以保守邊障  
得脫於飢虎之喙耶憂遑悶迫不知所出誠恐再造餘命



復陷於淪胥而土崩魚爛殆無以自振也仍念大人為小  
邦惓惓之意久而彌切其所以經慮紆畫拯濟軫恤者悉  
出於至誠則大人雖離去敝壇其急人之義恤患之仁固  
無間於疇曩凡可以為小邦圖存者想必極力於還朝之  
日而伊賊兇謀秘計始盡達於天日之下矣日今賊帥  
清正在蔚山之西生滿行長在熊川之魯浦其他諸賊分  
屯要害去處築城浚壕運糧練兵蓋房種田無非為久留  
之計且伊凌侮天兵辭說甚悖其乘汎狂逞迫在朝夕  
而小邦七道丘墟公私赤立東西數千里崔莽極目積屍  
相枕人烟斷絕此皆大人身歷而目覩者一朝有急坐見  
滅亡譬如人病革臨死氣息如縷必及其未絕投以良劑  
然後庶有再甦之望不然而少緩其救療之方則雖和扁



繼至末如之何當職當此危急事情節次上聞已非一再而前後阻滯不達 天閭悠遠暴白無路近又以安康之

破殺 天兵者諉為本國飢民而歸罪於出戰大人其時

在慶州防守終始悉知其事言之是非固不足多辨但賊

若聞知寧無竊笑耶比觀此賊兇詐百端外假封貢實肆

猖獗所要七事憤極神人其陽為講和放還當職二賊息

亦無非姑緩 天兵而求逞其兇計倘謂此賊誠心乞款

則當歛兵自退以待朝廷之命何故沈遊府纔出奎山而

晉州之陷在旬日之內譚委官宣諭方勤而安康之賊又

復衝突以此見之其所謂怛威而乞哀者果是真耶偽耶

機會一失後悔無及小邦之亡已無可言獨不為 天

朝東顧之憂耶當職於此尤切痛心飲血未知散濟幸遇



大人旌旆歸朝庶得以邊上實狀盡陳無隱當職與遺民  
咸冀再生願大人憐察終施大恩除將賊屯去處一一圖  
畫貼說且另具賊情送呈開覽外為此合行移咨

遼東都指揮使司回咨

甲午八月

朝鮮國王准來咨該為東封難恃敬陳備禦未議懇乞  
聖明裁斷以保治安事云云等因准此查照先該本年五  
等月內節據走回人供詞賊酋閔白來坐郎古耶地面聚  
舟運糧添調強兵擬於七月間分犯全慶地方而摠兵官  
劉先將軍火器具裝舡運送等候軍門回話將要撤兵而  
還小邦之人並懷疑懼今准前因特添精銳三千相兼小  
邦選兵以把各該閔隘除遵依該部題本欽依內事理一  
體欽遵施行外為照小邦得蒙拯濟保有今日而軍兵死



亡糧餉匱竭兼且賊據門庭有朝夕必亡之勢中懷憂灼  
不知所以為計今又天朝曲加矜憐再行籌畫將要添  
調南兵協守險要皇恩至此再生有望感激銘心隕結  
無路第念今日危急萬倍疇昔兵荒之餘國內枵然而賊  
留既久亮計益密修城浚壕造兵運糧決裂之患在所必  
至而以等待封貢少戢克鋒此政商確長策以備侵軼之  
會也為查小邦關隘自江原歷忠清至全羅除竹島二嶺  
及秋風八良等要害外其餘捷徑僥蹊或陸或水曲出傍  
通者甚多而雲峯大丘相距數百里聲勢既不相接摠兵  
劉五千之兵雖添與新兵三千及小邦隸屬之軍恐未足  
以擺布各處使賊無入也又查小邦水田果多膏腴自經  
兵禍盡為污萊農民徙死牛種又缺豈能一年耕種以供



一年之食唯全羅忠清二道迤西州縣得免殘破物力稍完以此獨當徵調飛輓不息即日倉糧亦匱民力並竭雖有一二耕種之處所收幾何決不足以接濟軍前當職妄意以為天朝既罷封貢更圖防守如要廓清海曲未固藩籬非與再調大兵無以勦殲兇賊非與再運軍糧無以供給大兵此是廟議之所甚難而在今日終恐不可得已也煩乞貴司備將前因轉稟總督軍門急速題奏更加區處速併原調南兵先赴協守仍行揔兵官劉留待本處嚴禁管下勿透事機且於大兵未至之前暫示羈縻之狀以緩兇禍不勝幸甚為此合行回咨請照驗轉稟施行須至咨者

遼東都指揮使司前移咨

甲午八月



為照小邦蒙 皇上德威得以紓禍而却賊保有今日不  
幸而兵禍未解迄今三載賊可退而猶據事可了而猶難  
為朝夕垂亡之國職中心憂灼雖日日籲呼寧盡所懷顧  
惟 皇朝既前後推恩罔有筭紀天地之仁今必曲加全  
活而在當職受恩之深尚慮每奏賊情則恐貽上憂再請  
兵糧則希恩無極備陳殘破則亦近於憚於自力前恩已  
弘尚稽糜粉誠不敢再請而屏息待命頃雖一二遭瀆擾  
天聽直出於危迫不得已而當職之心自見如此邇間  
伏聞廷議令總兵劉撤回鴨綠本國原留軍火器械並袖  
撤取小邦人心爰業更無可恃皆以為 皇恩不可再異  
賊風不日當肆重足惶惶不知死所即準貴司咨該兵部  
題本欽依內事理仰惟 天朝曲念小邦終始籌畫筭無



遺策擬撥新兵三千就添總兵劉原領川兵協同小邦隸屬之卒分守全慶要隘使賊不敢再入腹內終欲保全小邦 皇恩游加如水增至當職感激惶戴除一體欽遵外仍照 天朝至仁為小邦求安者若是其盛則小邦之所以自謀者雖甚淺見苟有一毫可以裨 皇朝叅畫而成皇上為小邦求安之志者則寧嫌瀆濫而不自盡者哉竊翼天下之事要不失機會機會一失智者亦難為計始天兵一鼓東下小邦見其聲威震赫列屯望風以謂釜山以北無復賊蹤此所以請留五千南兵而為憑藉善後之圖即五千之數斯為有餘既賊海濱盤據寨屯至於今日則非惟小邦請留五千之計左矣雖經略宋所留萬六千兵亦萬萬不足猶幸伊時小邦之人氣力猶存跋屣思効



各處官義諸軍尚有累萬公私蓋藏未全耗絕老弱男婦  
足以負戴餽運此真乘已蹙之勢而盡勦倭奴肅清海嶠  
之秋也此小邦所以目見其機而不避煩瀆再請兵餉而  
不知止者也大兵已撤而既難再出餽餉亦不可再運而  
事不可不為結末則此當事之地所以有封貢羈縻之議  
也無非出於為小邦圖存之至意也賊雖誠詐難審而少  
戢毋逞以等待為言其兵勢之盛首尾連亘於東南海邊  
者則固自如也其添兵運糧實不知其的有幾數而彼見  
封議經年不決而比先勾管之臣又未見回則其懷疑防  
患宜蓄謀深而為備密矣今其一朝而所望者已失則其  
原情變詐又有言可執因在野之糧而肆決裂之毒者的  
然無疑而禍且速矣小邦之勢則其窮迫耗竭萬倍疇曩



而更無可為職請詳言其故當 天兵之初至也職實不  
知敵疆之內遺民有幾餘粟有幾惟慮蕩殘之極雖竭力  
調度亦無以取辦目前以供大軍號召募括不遺餘力刻  
心盡氣以為時月之規庶使大軍免憂兵糧豈期與賊相  
持至三歲之久國內枵然更無餘力可用者哉癘疫飢饉  
民之耐勤苦者都盡供軍賑飢粟之在地上者已絕向之  
所恃而為根柢者惟全羅遼西及忠清右道若干郡邑而  
以未經兵火之故獨當前後調運之煩地遠力綿僦十致  
一其運到之穀實不足以贍給大軍而其力已彈經禍地  
面一搵空虛殆無分寸贏餘雖故有肥饒之地一年耕足  
一年之食而百不能一二耕耕或不耘以廢今秋所獲計  
不足以賑遺黎嗷嗷之命更有何粟可供大軍則此誠小



邦無兵可守無餉可食以小邦籌之不知所出今蒙廟議以封貢既罷更圖戰守其在小邦曷勝感泣第念總兵劉五千之兵雖添與新兵三千及小邦隸屬之軍一萬六千都不過二萬四千此其戰則不足其惟守乎小邦形勢非有十二關隘可專力守之而保他無虞者賊之向北之路除烏嶺直路外自慶尚沿海左右而動則或陸或津或嶺或峽東北而走江原者有三北而走忠清者有七西而走全羅者有五其曲遠僥路經賊所踏穿者又不止此數如雲峯大丘則雖各可守相距數百里聲勢既不相接又非賊必由之地也則戰恐二萬四千之兵非惟戰固不足守亦不給其何能擺布要害使賊不入倘蒙天朝弁絕封議而仍許拯濟小邦則非有再勤大兵并與贍糧無以盡



絕倭奴寧靖屬國而顧緣職賊據門庭無兵可助無食可  
供而徒欲天朝再撥兵餉此職之所以惶悶隕越寧死  
而不敢瀆請者也職之情事其亦迫矣仰惟皇上父母  
之慈軫焉如初憐小邦之情勢察事機之變遷更與廟堂  
曲賜區處先行總兵劉仍駐本處以安人心無於大軍未  
至之前姑示羈縻以緩其禍毋令透漏軍機致賊早逞則  
職與大小臣庶惟思一死仰答洪造尚復何言煩乞貴司  
備將前因轉報總督軍門速行題奏施行為此合行移咨

兵部移咨

乙未三月

朝鮮國王為欽奉聖諭事萬曆二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  
准貴部咨前事項因倭犯朝鮮勢危告急致屢我皇上  
命將興師遠為拯救勞兵費餉始得恢復境土再造生靈



比自關白遣小西飛具表乞封意雖誠懇尚未慨允繼因  
朝鮮具疏代請荷蒙 皇上姑准一封追復欽奉聖諭會  
集文武多官研加譯審訂以約束頗皆明確本部一力擔  
當題奉 聖旨這倭使既譯審明確封各冊使著詳議具  
奏脩部裏先差官宣諭倭將率衆盡數回巢待朝鮮王奏  
到之日遣使往封欽此隨經題准封關白為日本國王欽  
遣冊使二員同小西飛於正月內出境暫駐遼陽俟釜山  
倭衆盡數回巢該國奏到而後往封薄海內外莫不聞知  
無非為朝鮮計也令特專官傳檄該國君臣務意誠心仰  
體 聖明字小之仁責差的當陪臣前到釜山親會行長  
諭以 天朝恩威兩相修好不念舊惡俟彼釜倭盡歸柵房  
燒燬之後遵旨據實奏報以便冊使渡海往封萬勿遲疑



等因准此除即選差陪臣司僕寺僉正朴振宗跟同貴部  
差官婁國安前往金山探視倭賊形勢去後二月二十七  
日回據陪臣朴振宗狀啓臣敬蒙差委跟同兵部差官婁  
國安本月初十日巳時進到熊川賊營有平行長中軍倭  
無羅也叱知出來迎接先問說 天使何時出來臣回說  
俺起程時聽得 天使於本月盡頭當到遼東隨有倭衆  
多寡不等陸續來問臣回說如前各倭或微笑不信或抵  
掌喜躍十一日行長令通事倭要時羅等邀差官婁國安  
及臣迎入廳裏有玄蘇平調信預焉行長令要時羅問說  
為因甚事來到這裏臣回說俺蒙兵部石爺分付來看你  
們進退耳更無別樣勾當俄而行長進酒勸飲打話移時  
而罷本日及十三日行長與婁國安連次打話 臣向婁國



安探問有甚說話本官回稱行長問俺出來緣由俺回說  
聖上既已准封沈叅將多帶人馬先 天使出來兵部石  
爺差遣俺等曉諭你們先令撤兵過海又移咨朝鮮國著  
差陪臣一員跟我同來看覷你們動靜以憑轉奏以便  
天使進前你們能欽遵 聖諭撤兵渡海則事當易就行  
長回說自平壤至釜山一遵 天朝約束不敢違背俺不  
是欽遵 聖旨者乎今次大人又講撤回勾當非不欲登  
時渡海但念大軍進退不可容易煩乞大人先回部裏催  
送沈叅將俺等當先撤兵仍留待候 天使一時渡海俺  
回說你們以 天使來否為之進退俺回報石爺催送沈  
叅將等情聽此十五日有平調信向臣說稱俺等虛費糧  
餉苦留海上委無他意只為等待 天使渴望之情豈啻



若赤子之望乳母况俺等身投異國四年從戎人情孰無  
父母妻子之念天若不卹俺等使不得生還故土則究結心  
曲何時乃已煩乞大人為俺等善為區處臣回說 天朝  
念本國累世忠勤視同內服故發兵運餉極力拯濟至於  
准封一事係是 天朝息典原非下邦所敢容贅說罷臣  
在賊營時看得上下倭衆並皆恣苦久留等待 天使似  
出真誠等因具啓得此隨該貴部差官婁國安蒞送賊曹  
平行長書一紙該寫曰太先鋒豐臣行長謹啓朝鮮國禮  
曹大人閣下 天朝兵部尚書石老爺差婁國安及馮堂  
等宣諭封事實信貴國命官一人護送入營為 天朝存  
忠誠為日本修舊好幸甚日本於 天朝篤恭順求冊封  
候 天使者三霜于茲矣 天朝人嫌疑未解時時差人



示撤兵之事行長先是三平沈遊擊入平壤結約以來無  
一違約分界不超之退王京到釜山脫清正手還王子及  
陪臣今雖在滿浦不犯貴國封疆運日本糧用度只蘇渴  
是貴國溪水而已若非候 天使爭徒滯滿浦乎 天朝  
人疑心未休者何也伏望貴國上書兵部老爺先差沈遊  
擊入營相議俾 天使進營乃是貴國平安倭兵還國良  
策也勿怠勿怠餘期嗣音等情得此查照先該本月初二  
等日節擬遊擊將軍陳向候陪臣李時發等狀啓及節准  
本府咨俱係諭倭撤兵等勾當已經備將前因咨請遼東  
都司轉報貴部及總督軍門去後今該前因當職竊照所  
據陪臣朴振宗原稟賊情查與陪臣李時發等狀啓及遊  
擊將軍陳咨內事理相同其等待 天使之說似係的確



而其姦物不念 天朝大體徒以見欺為慮必要先見的信然後方要撤回意實有此平行長原投本國書一紙係是貴部差官婁國安速傳文字仍將原書搭封除備查前後探試賊情具本另差陪臣星夜貢奏外為此合行移咨

都察院移咨

丙中

准此為照小邦蒙 皇朝天地父母之恩得以保有今日茲者再出大兵終始拯濟又為經理長遠之策圖盡積衰之勢惓惓曲全一至於此者誠以小邦自祖先以來忝守藩屏修天子之業命少效忠順不忍一朝棄之使其地為鯨鯢所吞噬耳貴院以茂德重望又能體 皇上之盛意自莅守道經營小邦如一家事深軫殘破禁約騷擾風聲所及即小邦士庶舉切感賴今又膺經理之命將臨敝疆



小邦人人如鳳凰景星爭先覩之為快豈敢有他念謹查  
兵部題本 聖旨令當職計議奏報而內開設官置鎮等  
項事宜揆以小邦今日之力慮有不堪湏早據實陳列庶  
免日後設施不辦之罪茲具一本專差陪臣沈喜壽馳奏  
仍具一咨稟知貴院去後今准來咨肯意丁寧恐小邦以  
官解共應為虞當職久知貴院廉操出天而又斬然在哀  
疚之中何敢以此為慮致悞成事莊誦再三倍加兢惕煩  
乞貴院諒其情勢而恕其不及終賜裁教俾當職得免罪  
戾不勝幸甚擬合咨復為此合行



